

唐書合鈔

唐書卷二百九

列傳五

武元衡

祖平一從新書增從弟儒衡

鄭餘慶

子瀚從儼

瀚子處誨

韋貫之

兄綬

子澳

李夷簡

從新書增

武元衡字伯蒼河南緱氏人曾祖德載

新書載德

天后從父

弟官至湖州刺史祖平一善屬文終考功員外郎修文

館學士事在逸人傳

平一名甄以字行潁川郡王載德子也博學通春秋工文辭武后時

畏禍不敢與事隱嵩山修浮圖法屢詔不應中宗復位

平一居母喪迫召為起居舍人丐終制不見聽景龍二

年兼修文館直學士時天子柔闇不君韋后烝亂外戚

盛平一重斥語即自請抑母黨上言去歲熒惑入羽林

太白再經天太陽虧月犯大角臣聞災不妄生上見下

應信如景響詩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

多福陛下天性孝愛戚屬外家恩洽澤濡臣一宗階三

等家數侯朱輪華轂過許史梁鄧遠甚恩崇者議積位

厚者豐速故月滿必虧日中則移時不再來榮難久藉
 昔永淳之後王室多難先聖從權故臣家以宗子竊祿
 疏封今上聖復辟宜退守園廬乃再假光寵爵封如初
 高班厚位遂超涯極故陰氣僭陽河洛汎溢昔王族驕
 盈梅福上書賓氏專縱丁鴻進諫且后妃之家恩過寵
 深一朝覆沒遂無噍類願思抑損之宜長遠之策推遠
 時權以全親親帝慰勉不許遷考功員外郎於時太平
 安樂公主各立黨相根段親貴離閔帝患之欲令敦和
 以訪平一因上書曰病之在四體者迹分而易逐居心
 腹者候遽而難治刑政乖外四支疾也親權猜間心腹
 患也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詩
 曰協比其鄰婚姻孔云是寗親族以輯睦為義也自頃
 權貴猜防外和內離怨結姻婭疑生骨肉邀榮之徒詭
 獻忠款膏唇之伍苟輪讓計脅肩邸第之中噤頤媼宦
 之側故過從絕猜嫌構親愛乖黨與生積霜成冰禍不
 可既願悉召近親貴人會宴內殿告以輯睦申以恩勤
 斥姦人塞讒路若猶未已則捨近圖遠抑慈示嚴惟陛
 下之命帝美其忠切卒不用初崔日用自言明左氏春
 秋諸侯官族他日學士大集日用折平一曰君文章固
 耐久若言經則敗績矣時崔湜張說素知平一該習勸

令酬詰平一乃請所疑日用曰魯三桓鄭七穆奈何答
曰慶父叔牙季友桓三子也孟孫至孫凡七世叔孫舒
季孫肥凡八世鄭穆公十一子子然及二子孔三族亡
子羽不爲卿故稱七穆子罕子駟子良子國子游子印
子豐也一坐驚服平一問日用曰公言齊桓公楚莊王
時諸侯屬齊若楚凡幾平公靈王時諸侯屬晉楚凡幾
晉六卿齊楚執政幾何人日用謝曰吾不知君能知乎
平一條舉始末無留語日用曰吾請北面闔坐大笑後
宴兩儀殿帝命后兄光祿少卿嬰監酒嬰滑稽敏給詔
學士嘲之嬰能抗數人酒酣胡人襍子何懿等唱合生
歌言淺穢因倨肆欲奪司農少卿宋廷瑜賜魚平一上
書諫曰樂天之和禮地之序禮配地樂應天故音動於
心聲形於物因心哀樂感物應變樂正則風化正樂邪
則政教邪先王所以達廢興也伏見胡樂施於聲律本
備四夷之數比來日益流宕異曲新聲哀思淫溺始自
王公稍及閭巷妖伎胡人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貌或
列王公名質歌詠舞蹈號曰合生昔齊衰有行伴侶陳
滅有玉樹後庭花趨數驚僻皆亡國之音夫禮慊而不
進卽銷樂流而不反則放臣願屏流僻崇肅離凡胡樂
備四夷外一皆罷遣况兩儀承慶殿陛下受朝聽訟之

所比大饗羣臣不容以倡優媒狎虧汙邦典若聽政之暇苟玩耳目自當奏之後庭可也不納元宗立貶蘇州參軍徙金壇令卒平一見龍中宗時雖宴豫嘗因詩頌規誠然不能卓然自引去故被謫既謫而名不衰開元末卒○案舊書平一傳闕父就殿中侍御史以元衡貴追

据新書本傳附載於此

贈吏部侍郎元衡進士登第累辟使府至監察御史後

爲華原縣令時畿輔有鎮軍督將恃恩矜功者多撓吏

民元衡苦之乃稱病去官放情事外沉浮譙詠者久之

德宗知其才召授比部員外郎二歲遷左

新書

司郎中

時以詳整稱重貞元二十年遷御史中丞嘗因延英對

罷德宗目送之指示左右曰元衡真宰相器也順宗卽

位以病不親政事王叔文等使其黨以權利誘元衡元

衡拒之時奉德宗山陵元衡爲儀仗使監察御史劉禹錫叔文之黨也求充儀仗判官元衡不與其黨滋不悅數日罷元衡爲右庶子憲宗始冊爲皇太子元衡贊引因識之及登極復拜御史中丞持平無私綱條悉舉人甚稱重尋遷戶部侍郎元和二年正月拜門下侍郎平章事賜金紫兼判戶部事上爲太子時知其進退守正及是用爲宰相甚禮信之初浙西節度李錡請入覲乃拜爲右僕射令入朝旣而又稱疾請至歲暮上問宰臣鄭絳請如錡奏元衡曰不可且錡自請入朝詔旣許之卽又稱疾是可否在錡今陛下新臨大寶天下屬耳目

若使奸臣得遂其私則威令從茲去矣上以爲然遽追

之錡果計窮而反先是高崇文平蜀因授以節度使崇

文理軍有法而不知州縣之政上難其代者乃以元衡

代崇文拜檢校吏部尙書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充劍南

西川節度使

由蕭縣伯封
臨淮郡公

將行上御安福門以臨慰之

高崇文旣發成都盡載其軍資金帛帟幕伎樂工巧以
行元衡至則庶事簡約務以便人比三年公私稍濟撫
蠻夷約束明具不輒生事重慎端謹雖淡於接物而開
府極一時之選八年徵還至駱谷重拜門下侍郎平章
事時李吉甫李絳情不相叶各以事理曲直於上前元

衡居中無所違附上稱爲長者及吉甫卒上方討淮蔡
悉以機務委之時王承宗遣使奏事請赦吳元濟請事
於宰相辭禮悖慢元衡叱之承宗因飛章詆元衡咎怨
頗結元衡宅在靜安里十年六月三日將朝出里東門
有暗中叱使滅燭者導騎訶之賊射之中肩又有匿樹
陰突出者以梃擊元衡左股其徒馭已爲賊所格奔逸
賊乃持元衡馬東南行十餘步害之批其顱骨懷去及
衆呼偕至持火照之見元衡已踣於血中卽元衡宅東
北隅牆之外時夜漏未盡陌上多朝騎及行人鋪卒連
呼十餘里皆云賊殺宰相聲達朝堂百官恟恟未知死

者誰也須臾元衡馬走至遇人始辨之既明仗至紫宸門有司以元衡遇害聞上震驚却朝而坐延英召見宰相惋慟者久之爲之再不食冊贈司徒贈賻布帛五百

匹粟四百碩輟朝五日諡曰忠愍

詔金吾府縣大索或傳言曰無搜賊賊窮

必亂又投書於道曰毋急我我先殺汝故吏卒不窮捕兵部侍郎許孟容言於帝曰國相橫尸路隅而盜不獲爲朝廷辱帝乃下詔能得賊賞錢千萬授五品官與賊謀及舍賊能自言者亦賞有不如詔族之積錢東西市以募告者於是左神策將軍王士則左威衛將軍王士平以賊聞捕得張晏等十八人言爲承宗所遣皆斬之逾月東都防禦使呂元膺執淄青留郎賊門察營嘉珍自言始謀殺元衡者會晏先發故藉之以告師道而竊其賞帝密誅之元衡工五言詩好事者傳之往往被於管絃初

八年元衡自蜀再輔政時太白犯上相歷執法占者言

今之三相皆不利始輕末重月餘李絳以足疾免明年
十月李吉甫以暴疾卒至是元衡爲盜所害年五十八
始元衡與吉甫齊年又同日爲宰相及出鎮分領揚益
及吉甫再入元衡亦還吉甫先一年以元衡生月卒元
衡後一年以吉甫生月卒吉凶之數若符會焉先是長
安謠曰打麥麥打三三三旣而旋其袖曰舞了也解者
謂打麥者打麥時也麥打者蓋謂暗中突擊也三三三
謂六月三日也舞了也謂元衡之卒也自是京師大恐
城門加衛兵察其出入物色伺之其偉狀異製燕趙之
音者多執訊之

乃遣公卿朝以家奴持兵呵衛宰相則
金吾鼓騎導翼每過里門搜索喧譁因

星三
詔寅漏上二元衡從父弟儒衡
刻乃傳點云

儒衡字庭碩才度俊偉氣直貌莊言不妄發與人交友
終始不渝相國鄭餘慶不事華潔後進趨其門者多垢
衣敗服以望其知而儒衡謁見未嘗輒易所好但與之
正言直論餘慶因亦重之憲宗以元衡橫死王事嘗嗟
惜之故待儒衡甚厚累遷戶部郎中十二年權知諫議
大夫事尋兼知制誥皇甫鏘以宰相領度支剝下以媚
上無敢言其罪者儒衡上疏論列鏘密訴其事帝曰勿
以儒衡上疏卿將報怨和鏘不敢復言儒衡氣岸高雅
論事有風采羣邪惡之尤爲宰相令狐楚所忌元和末

年垂將大用楚畏其明俊欲以計沮之以離其寵有狄
兼謩者梁公仁傑之後時爲襄陽從事楚乃自草制詞
召狄兼謩爲拾遺曰朕聽政餘暇躬覽國書知姦臣擅
權之由見母后竊位之事我國家神器大寶將遂傳於
他人洪惟昊穹降鑒儲祉誕生仁傑保佑中宗使絕維
更張明辟乃復宜福胄與國無窮及兼謩制出儒衡
泣訴於御前言魯祖平一在天后朝辭榮終老當時不
以爲累憲宗再三撫慰之自是薄楚之爲人然儒衡守
道不回嫉惡太甚終不至大任尋正拜中書舍人時元
稹依倚內官得知制誥儒衡深鄙之會食瓜閣下蠅集

於上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處來而遽集於此同僚
失色儒衡意氣自若遷禮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

六

贈工部
尚書

鄭餘慶字居業滎陽人祖長裕官至國子司業終潁川
太守長裕弟少微爲中書舍人刑部侍郎兄弟有名於
當時父慈與元德秀友善官至太子舍人餘慶少勤學
善屬文大厯中舉進士建中末山南節度使嚴震辟爲
從事累官殿中侍御史丁父憂罷貞元初入朝歷左司
兵部員外郎庫部郎中八年遷爲翰林學士十三年六
月遷工部侍郎知吏部選事時有元法寺僧法湊爲寺

衆所訴萬年縣尉盧伯達斷還俗後又復爲僧伯達上
表論之詔中丞宇文邕刑部侍郎張彧大理卿鄭雲逵
等三司與功德使判官諸葛述同按鞫時議以述胥吏
不合與憲臣等同入省按事餘慶上疏論列當時翕然
稱重十四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餘慶通究六經深旨
奏對之際多以古義傳之與度支使于頔素善每奏事
餘慶皆議可之未幾頔以罪貶時又歲旱人飢德宗與
宰臣議將賑給禁衛六軍事未行爲中書吏所洩餘慶
貶郴州司馬凡六載順宗登極徵拜尙書左丞憲宗嗣
位之月又擢守本官平章事未幾屬夏州將楊惠琳阻

命宰臣等論奏多議兵事餘慶復以古義上言夏州軍士皆仰給縣官又有介馬萬蹏之語時議以餘慶雖好古博雅而未適時有主書滑渙久司中書簿籍與內官典樞密劉光琦情通宰相議事與光琦異同者令渙達意未嘗不遂所欲宰相杜佑鄭絪皆姑息之議者云佑私呼爲滑八四方書幣貲貨充集其門弟泳官至刺史及餘慶再入中書與同僚集議渙指陳是非餘慶怒其僭叱之尋而餘慶罷相爲太子賓客其年八月渙贓污發賜死上寢聞餘慶叱渙事甚重之乃改爲國子祭酒尋拜河南尹三年檢校兵部尙書兼東都留守六年四

月正拜兵部尙書餘慶再爲相罷免皆非大過尤以清儉爲時所稱洎中外踐更鬱爲耆德朝廷得失言成準的時京兆尹元義方戶部侍郎判度支盧坦皆以勲官前任至三品據令合立門戟各請戟立於其第時義方以加上柱國坦以前任宣州觀察使請戟近代立戟者率有銀青階而義方則據勲官有司不詳覆而給之議者非之臺司將劾而未果會餘慶自東都來發論大以爲不可繇是臺司移牒詰禮部左司郎中陸則禮部員外郎崔備皆罰俸奪元盧之門戟餘慶受詔撰昭惠太子哀冊其辭甚工

遷吏部尙書

有醫工崔環自淮南小將爲

黃州司馬敕至南省餘慶執之封還以爲諸道散將無
故授正員五品官是開徼倖之路且無闕可供言或過
理由是稍忤時權改太子少傅兼判太常卿事初德宗
自山南還宮關輔有懷光吐蕃之虞都下驚憂遂詔太
常習樂去大鼓至是餘慶始奏復用大鼓九年拜檢校
右僕射興元尹充山南西道節度觀察使三歲受代十
二年除太子少師尋以年及懸車請致仕詔不許時累
有恩赦叙階及天子親謁郊廟行事官等皆得以恩授
三品五品不復計考其使府賓吏又以軍功借賜命服
而後入拜者十八九由是在朝衣綠者甚少郎官諫官

有被紫垂金者又丞郎中謝洎郎官出使多賜章服以示加恩於是寵章尤濫當時不以章服爲貴遂詔餘慶詳格令立制條奏以聞十三年拜尙書左僕射自兵興已來處左右端揆之位者多非其人及餘慶以名臣居之人情美洽憲宗以餘慶諳練典章朝廷禮樂制度有乖故事專委餘慶參酌施行遂用爲詳定使餘慶復奏刑部侍郎韓愈禮部侍郎李程爲副使左司郎中崔郾吏部郎中陳珣刑部員外郎楊嗣復禮部員外郎庾敬休並充詳定判官朝廷儀制吉凶五禮咸有損益焉改鳳翔尹充鳳翔隴右節度使十四年遷太子少師檢校

司空封滎陽郡公判國子祭酒事以太學荒毀日久生徒不振奏率文官俸給修兩京國子監及穆宗登極以師傅之舊進位檢校司徒優禮甚至元和十五年十一月卒詔曰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兼太子少師上柱國滎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鄭餘慶始以衣冠禮樂行於山東餘力文章遂成志學出入清近盈五十年再秉台衡屢分戎律凡所要職無不踐更貴而能貧卑以自牧謇諤聞於臺閣柔睦化於閭門受命有考父之恭待士比公孫之廣焚書逸禮盡可口傳古史舊章如因心匠朕方咨稟庶罔昏踰神將祝予痛悼何及乞言

既阻賜禮宜優可贈太保時年七十五

新書七十三

諡曰貞

餘慶砥名礪行不失儒者之道清儉率素終始不渝四朝居將相之任出入垂五十年祿賜所得分給親黨其家頗類寒素自至德已來方鎮除授必遣中使領旌節就第宣賜皆厚以金帛遺之求媚者惟恐其數不廣故王人一來有獲錢數百萬者餘慶每受方任天子必誠其使曰餘慶家貧不得妄有求取專欲振起儒教後生謁見者率以經學諷之而周其所急理家理身極其儉薄及修官政則喜開廣鎮岐下一歲戎事可觀又創立儒宮以來學者雖行已可學而往往近於沽激故當時

議者不全德許之上以家素清貧不辦喪事宜令所司特給一月俸料以充賻贈用示哀榮有文集表疏碑誌詩賦共五十卷行於世兄承慶官不顯弟膺甫官至主客員外郎郎中楚懷鄭三州刺史次弟具瞻羽客時然皆官至縣令寶佐餘慶子瀚

時與從父綱家昭國坊綱第在南餘慶在北世謂南

鄭相北鄭相云

瀚新書作瀚

本名涵以文宗藩邸時各同改名瀚貞元十年

舉進士以父謫官累年不任自祕書省校書郎遷洛陽尉充集賢院修撰改長安尉集賢校理轉太常寺主簿職仍故遷太常博士改右補闕獻疏切直人爲危之及

餘慶入朝憲宗謂餘慶曰卿之令子朕之直臣可更相
賀遂遷起居舍人改考功員外郎刺史有驅迫人吏上
言政績請刊石紀政者瀚探得其情條責廉使巧迹遂
露人服其敏識時餘慶爲僕射請改省郎乃換國子博
士史館修撰丁母憂除喪拜考功郎中復丁內艱終制
退居汜上長慶中徵爲司封郎中史館修撰累遷中書
舍人文宗登極擢爲翰林侍講學士上命撰經史要錄
二十卷書成上喜其精博因摘所上書語類上親自發
問瀚應對無滯錫以金紫大和二年遷禮部侍郎典貢
舉二年選拔造秀時號得人轉兵部侍郎改吏部出爲

河南尹皆著能名入爲右丞旋拜刑部尙書兼判左丞
事出爲山南西道節度觀察使檢校戶部尙書興元尹
兼御史大夫餘慶之鎮興元創立儒宮開設學館至瀚
之來復繼前美開成四年閏正月以戶部尙書徵詔下
之日卒於興元年六十四贈右僕射諡曰宣有文集制
誥共三十卷行於世瀚四子允謨茂謨處誨從讜允謨
以蔭累官臺省歷蜀彭濠晉四州刺史位終太子右庶
子茂謨避國諱改茂休開成二年登進士第四遷太常
博士兵部員外郎吏部郎中絳州刺史位終祕書監
處誨字延美於昆仲間文章拔秀早爲士友所推大和

八年登進士第釋褐祕府轉監察拾遺尙書郎給事中
累遷工部刑部侍郎出爲越州刺史浙東觀察使檢校
刑部尙書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觀察等使卒於汴初
處誨族父朗爲定州節度使時處誨爲工部侍郎因早
朝假寐於待漏院忽夢已爲浙東觀察使經過汴州而
朗爲汴帥留連飲餞仰視屋棟飾以黃土賓從皆所識
明年朗果自定州鎮宣武辟韋重掌書記重將行處誨
告以所夢明年處誨轉刑部侍郎其年秋授浙東觀察
使行及潼關朗遣從事迎勞仍致手書令先疏所夢比
至汴宴於清暑亭賓佐悉符夢中朗仰視屋棟曰此亦

黃土也四座感歎移時後五年朗卒處誨繼爲汴州節度使乃賦詩一章刻於廳事以盡思朗之悲處誨方雅好古且勤於著述撰集至多

先是李德裕次柳氏舊聞處誨謂未詳

爲校

書郎時撰次明皇雜錄三篇行於世

從讜字正求會昌二年登進士第釋褐祕書省校書郎歷拾遺補闕尙書郎知制誥故相令狐綯魏扶皆父貢舉門生爲之延譽尋遷中書舍人咸通三年知貢舉拜禮部侍郎轉刑部改吏部侍郎典選平允時無屈人垂將作輔以權臣請託不行改檢校刑部尙書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觀察等使踰年乞還不允改檢校兵

部尙書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觀察等使基年報政美
聲流聞當途者懼其大用改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五
管爲南詔蠻所擾天下徵兵時有龐勛之亂不暇邊事
從讜在鎮北兵寡弱夷獠焚然乃擇其土豪授之右職
禦侮扞城皆得其効雖郡邑屢陷而交廣晏然俄而懿
宗厭代從讜以久在番禺不樂風土思歸戀闕形於賦
詠累上章求爲分司散秩僖宗徵還用爲刑部尙書尋
以本官同平章事進門下侍郎乾符中盜起河南天下騷動
陰山府沙陀都督李國昌部族方強虎視北邊屬靈州
防禦使段文楚軍儲不繼郡兵乏食乃密引沙陀部攻

城殺文楚遂據振武軍雲朔等州

南畧太谷

又令其子克章

克用大合諸部南侵忻代前帥竇渰李侃李蔚相繼以

重臣鎮并部皆不能遏

河東節度使康傳圭遣大將伊釗張彥球蘇宏軫引兵拒之戰

數負傳圭斬宏軫以徇

俄而康傳圭爲三軍所殺軍士益驕矜功

責賞動爲譟聚加以河南河北七道兵帥雲合都下人不聊生沙陀連陷城邑朝廷難於擇帥僖宗欲以宰臣臨制之詔曰開府儀同三司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充太清宮使宏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上柱國滎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鄭從讜自處鈞衡屢來麟鳳才高應變動必研機朕以雁門興王故地以爾嘗施惠化尙有

去思方當用武之時暫輟調元之職佇殲兇醜副我憂
勤可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
兼行營招討等使制下許自擇參佐乃奏長安令王調
爲副使兵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劉崇龜爲節度判官前
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趙崇爲觀察判官前進士劉從
魯充推官前左拾遺李渥充掌書記前長安尉崔澤充
支使開幕之盛冠於一時時中朝瞻望者曰太原爲小
朝廷言名人之多也時新承軍亂之後殺掠攻剽無日
無之從讜貌溫而氣勁沈機善斷奸無遁情凡兇謀盜
發無不落其彀中以是羣豪惕息舊府城都虞候張彥

球者前帥令率兵三千逐沙陀於百井中路而還縱兵破鎗殺故帥康傳圭及從讜至搜索其魁誅之知彥球意善有方畧召之開論坦然無疑悉以兵柄委之廣明初李鈞李琢繼率本道之師出雁門爲沙陀所敗十二月黃巢犯長安僖宗出幸傳詔謂從讜曰卿志安封域權總戎麾夷夏具瞻社稷全賴今月五日草賊黃巢奔衝十六日駐蹕梁漢上慙九廟下媿萬方藩閫乍聞痛憤應切專差供奉官劉全及往彼慰諭卿可差點本道兵士酌量多少付北面副招討使諸葛爽俾令人援從讜承詔雪涕團結戎伍遣牙將論安後院軍使朱玫率

步騎五千從諸葛爽入關赴難時中和元年五月也論
安軍次離石是月沙陀李克用軍奄至營於汾東稱奉
詔赴難入關從讜具厚餼犒勞信宿不發克用傳城而
呼曰本軍將南下欲與相公面言從讜登城謂之曰僕
射父子咸通以來奮激忠義血戰爲國天下之人受賜
老夫歷事累朝位忝將相今日羣盜擾攘輿駕奔播蕩
覆神州不能荷戈討賊以酬聖獎老夫之罪也然多難
圖勲是僕射立功立事之時也所恨受命守藩不敢辱
命無以仰陪戎檠若僕射終以君親爲念破賊之後車
駕還宮却得待罪闕庭是所願也唯僕射自愛克用拜

謝而去然雜虜不戢肆掠近甸從讜遣大將王蟾薛威
出師追擊之翼日契苾部救兵至沙陀大敗而還初論
安率師入關至陰地以數百卒擅歸從讜集諸部校斬
之於鞠場並以兵衆付朱玫赴難時鄭畋亦以宰相鎮
鳳翔與從讜宗人同年登進士畋亦舉兵岐下以遏賊
巢廣明首唱仗義斷賊首尾逆徒名爲二鄭國威復振
二儒帥之功也二年十一月代北監軍使陳景思奉詔
赦沙陀部許討賊自贖繇是沙陀五部數萬人南下不
敢蹈境乃自嵐石沿河而南唯李克用以數百騎臨城
叙別從讜遺之名馬器幣而訣三年克用破賊立功授

河東節度代從讜還至榆次遣使致禮謂從讜曰予家
尊在雁門且還覲省相公徐行治裝勿遽首塗從讜承
詔卽日牒監軍使周從寓請知兵馬留後事書記劉從
魯知觀察留後事戒之曰俟面李公按籍而還五月十
五日從讜離太原時京城雖復車駕未還道途多寇

黃頭

軍以糧少劫其資

行次絳州唐彥謙爲刺史留住數月冬詔使

追赴行在復輔政歷司空司徒

進太傅兼侍中

正拜侍中光啟

末固辭機務以疾還第卒有司謚曰文忠從讜知人善
任性不驕矜故所至有聲績在太原時大將張彥球強
桀難制前後帥守以疑間貽釁故軍旅不寧及從讜撫

封四年知其才用可委開懷任遇得其死力故抗虜全
城多彥球之効也累奏爲行軍司馬及再秉政用爲金
吾將軍累郡刺史在絳州時彥謙判官陸展嗜學有才
思寓於郡齋日與談宴無間先後乃稱之於朝位至清
顯在汴時以兄處誨嘗爲鎮帥歿於是郡訖一政受代
不於公署舉樂其友悌知禮操履如此國之名臣文忠
有焉

韋貫之本名純以憲宗廟諱遂以字稱八代祖翼仕周

號逍遙公父肇官至吏部侍郎有重名於時

大厯中爲中書舍人累上

疏言得失爲元載所惡左遷京兆少尹久之改祕書少監載曰肇若過我當以善地處之終不肯詣載誅除吏

部侍郎代宗欲相之會卒諡曰貞

貫之卽其第二子少舉進士貞元初

登賢良科授校書郎秩滿從調判入等

補伊闕渭南尉河中鄭元澤路

鄰士美以厚幣召皆不應居貧噉豆腐自給

再轉長安縣丞德宗末年京兆

尹李實權移宰相言其可否必數日而詔行人有以貫之名薦於實者答曰是其人居與吾同里亟聞其賢但吾得識其面而進於上舉笏示說者曰實已記其名氏矣說者喜驟以其語告於貫之且曰子今日詣實而明日受賀矣貫之唯唯數歲終不往然是後竟不遷永貞中始除監察御史上書舉李弟纁自代時議不以爲私轉右補闕而纁代爲監察元和元年杜從郁爲左補闕

貫之與崔羣奏論尋降爲左拾遺又論遺補雖品不同
皆是諫官父爲宰相子爲諫官若政有得失不可使子
論父改爲祕書丞後與中書舍人張宏靖考制策第其
名者十八人其後多以文稱轉禮部員外郎新羅人金
忠義以機巧進至少府監蔭其子爲兩館生貫之持其
籍不與曰工商之子不當仕忠義以藝通權倖爲請者
非一貫之持之愈堅旣而疏陳忠義不宜汚朝籍詞理
懇切竟罷去之改吏部員外郎三年復策賢良之士又
命貫之與戶部侍郎楊於陵左司郎中鄭敬都官郎中
李益同爲考策官貫之奏居上第者三人言實指切時

病不顧忌諱雖同考策者皆難其詞直貫之獨署其奏

遂出爲果州刺史道中黜巴州刺史俄徵爲都官郎中

知制誥踰年拜中書舍人宰相裴垍嘗三奏事憲宗不從貫之曰公亦以進退決請

平垍曰奉教事果見聽垍因曰君異時當位於此改禮部侍郎凡二年所選士

大抵抑浮華先行實由是趨競者稍息嘗從容奏曰禮部侍郎重於宰

相帝曰侍郎是宰相除安得重曰然爲轉尙書右丞中

陛下擇宰相者得無重乎帝美其言謝日面賜金紫明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淮西

之役鎮州盜竊發輦下殺宰相武元衡傷御史中丞裴

度及度爲相二寇並征議者以物力不可貫之請釋鎮

以養威攻蔡以專力上方急於太平未可其奏貫之進

言陛下豈不知建中之事乎天下之兵始於蔡急魏應齊趙同惡德宗率天下兵命李抱真馬燧急攻之物力用屈於是朱泚乘之爲亂朱滔隨而向闕致使梁漢爲府奉天有行皆陛下所聞見非他不能忍待次第速於撲滅故也陛下獨不能寬歲月俟拔蔡而圖鎮邪上深然之而業已下伐鎮詔後滅蔡而鎮自服如其策焉初王師征蔡以汴帥韓宏爲都統又命汝帥烏重胤許帥李光顏合兵而進貫之以爲諸將四面討賊各銳進取今若置統督復令二師連營則持重養威未可以歲月下也貫之議不從後四年而始克蔡等遷中書侍郎同

列以張仲素段文昌進名爲學士貫之阻之以行止不正不宜在內庭貫之爲相嚴身律下以清流品爲先故門無雜賓有張宿者有口辨得幸於憲宗擢左補闕將使淄青宰臣裴度欲爲請章服貫之曰此人得幸何要假其恩寵邪其事遂寢宿深銜之卒爲所構誣以朋黨又與度論兵罷爲吏部侍郎於是翰林學士左拾遺郭帝前議頗駁求上疏申理詔免求學士不涉旬出爲湖南觀察使弟虢州刺史纁亦貶遠郡韋李正辭薛公幹李宣韋處厚崔韶坐與貫之厚善悉貶爲州刺史顓正辭處厚皆清正以鉤黨去由是中外始大惡時兩河留兵國用不足命鹽鐵副使程异使諸道督課財賦异所至方鎮皆諷令捃拾進獻貫之謂兩稅

外不忍橫賦加人所獻未滿异意遂率屬內六州留錢

以繼獻由是罷為太子詹事分司東都上即位擢為河

南尹徵拜工部尚書未行長慶元年卒於東都年六十

二詔贈尚書右僕射謚曰貞後貫之自布衣至貴位居

室無改易歷重位二十年苞苴寶玉不敢到門裴均子持萬縑

請撰先銘答曰吾寧餓死豈能為是哉性沈厚寡言與人交終歲無款曲

未曾偽詞以悅人為右丞時內僧造門曰君且相貫之命左右引出曰此妄人也身歿

之後家無羨財有文集三十卷

伯兄綬舉孝廉入貢進士禮部侍郎潘炎將以為舉首綬以其友楊凝親老故讓之不對策輒去凝遂

及第後擢明經辟東都幕府德宗朝以左補闕為翰林學士貞元之政多

參決於內署綬所議論常合中道

帝嘗幸其院韋如從會綬方寢學士鄭細

欲馳告之帝不許時大寒以如蜀襖袍覆而去其待遇若此每入直踰月不得休以母老屢旬解職每請帝輒

不悅出然畏慎致傷晚得心疾故不極其用

九月九日帝為黃菊

歌顧左右曰安可不示韋綬即遣使持往綬遽奉和附使進帝曰為文不已豈願養邪敕自今勿復爾終左散

侍騎常

纁有精識奧學為士林所器閨門之內名教相樂故韋

氏兄弟令稱推於一時纁累官至太常少卿貫之子澳

潸

澳字子斐大和六年擢進士第又以宏詞登科性貞退

寡欲登第後十年不任伯兄溫與御史中丞高元裕友

善溫請用澳爲御史謂澳曰高二十九持憲綱欲與汝相面汝必得御史澳不答溫曰高君端士汝不可輕澳曰然恐無呈身御史竟不詣元裕之門周墀鎮鄭滑辟爲從事墀輔政以澳爲考功員外郎史館修撰墀初作相私謂澳曰才小任重何以相救澳曰荷公重知願公無權足矣墀愕然不喻其旨澳曰爵賞刑罰非公共欲行者願不以喜怒憎愛行之但令百司羣官各舉其職則公歛衽於廟堂之上天下自理何要權邪墀深然之不周歲以本官知制誥尋召充翰林學士累遷戶部兵部侍郎學士承旨與同僚蕭寘深爲宣宗所遇每二人

同值無不召見詢訪時事

帝嘗曰朕每遣方鎮刺史欲各悉州郡風俗者卿爲朕撰

一書澳乃取十道四方志手加紬次題爲處分語每有

後鄧州刺史薛宏宗中謝帝戒敕州事人人驚服邦國刑政大事中使傳宣草詞澳心欲論諫卽曰此一

事須降御札方敢施行遲留至旦必論其可否上旨多

從之

一日召入屏左右問曰朕於敕使何如澳陳帝威制前世無比帝搖首曰未也策安出澳倉卒對曰若

謀之外廷則大和事可用追鑒不若就擇可任者與計事帝曰朕固行之矣自黃至綠自綠至緋猶可衣紫

卽合爲一矣澳愧汗不能對乃罷

出爲京兆尹不避權豪京師警憚

帝舅

鄭光主聖吏豪肆積年不輸官賦澳逮繫之他日延英帝問其故澳具道姦狀且言必實以法帝曰可貸否答曰陛下自內署擢臣尹京邑安可使畫一法獨行於貧下乎帝入白太后曰是不可犯后爲輸租乃免會

判戶部宰相蕭鄴改判度支澳於延英對上曰戶部闕

判使澳對以府事上言戶部闕判使者三又曰卿意何如澳對曰臣近年心力減耗不奈繁劇累曾陳乞一小鎮聖慈未垂矜允上默然不樂其奏澳甥柳玘知其對謂澳曰舅之獎遇特承聖知延英奏對恐未得中澳曰吾不爲時相所信忽自宸旨委以使務必以吾他岐得之何以自明我意不錯爾須知時事漸不堪是吾徒貪爵位所致爾宜志之大中十一年檢校工部尙書兼孟州刺史充河陽三城懷孟澤節度使辭於內殿上曰卿自求便我不去卿在河陽累年中使王居方使魏州令傳詔旨謂澳曰久別無恙知卿奉道得何藥術可具居

方口奏澳因中使上章陳謝又曰方士殊不可聽金石

有毒切不宜服食帝嘉其忠將召之

宣宗遣使至魏博道出澳所帝以薄

紙手作詔賜澳曰密飭裝秋當見卿蓋將以爲相也

而帝厭代懿宗卽位遷檢校

戶部尙書兼青州刺史平盧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入爲

戶部侍郎轉吏部銓綜平允不受請託爲執政所惡出

爲邠州刺史邠寧節度使宰相杜審權素不悅於澳會

吏部發澳時簿籍吏緣爲姦坐罷鎮以祕書監分司東

都嘗戲吟云莫將韋鑒同殷鑒錯認容身作保身此句

聞於京師權倖尤怒之上表求致仕宰相疑其怨望拜

河南尹制出累上章辭疾以松檟在秦川求歸樊川別

業許之踰年復授戶部

新書吏部

侍郎以疾不拜而卒贈戶

部尚書謚曰貞潏亦登進士第無位而卒潏子庾庠序

雍郊庾登進士第累佐使府入朝爲御史累遷兵部郎

中諫議大夫從僖宗幸蜀改中書舍人累拜刑部侍郎

判戶部事車駕還京充頓遞使至鳳翔病卒序雍郊皆

登進士第序雍官至尚書郎郊文學尤高累歷清顯自

禮部員外郎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昭宗末召充翰林

學士累官戶部侍郎學士承旨卒

李夷簡字易之鄭惠王元懿四世孫以宗室子始補鄭

承德宗幸奉天朱泚外示迎天子遣使東出關至華候

吏李翼不敢問夷簡謂曰泚必反向發幽隴兵五千救襄城乃賊舊部是將追還耳上越在外召天下兵未至若凶狡還西助泚送死危禍也請驗之翼馳及潼關果得召符白於關大將駱元光乃斬賊使收僞符獻行在詔卽拜元光華州刺史元光掠功故無知者夷簡棄官去擢進士第中拔萃科調藍田尉遷監察御史坐小累下遷虔州司戶參軍九歲復爲殿中侍御史元和時至御史中丞京兆尹楊憑性驚悅始爲江南觀察使冒沒於財夷簡爲屬刺史不爲憑所禮至是發其貪憑貶臨賀尉夷簡賜金紫以戶部侍郎判度支俄檢校禮部尙

書山南東道節度使初貞元時取江西兵五百戍襄陽制蔡右脅仰給度支後亡死畧盡而歲取貲不置夷簡曰迹空文苟軍興可乎奏罷之閱三歲徙帥劍南西川巋州刺史王黼積姦賊屬蠻怒畔去夷簡逐黼占檄諭禍福蠻落復平始韋臯作奉聖樂于頔作順聖樂常奏之軍中夷簡輒廢去謂禮樂非諸侯可擅制語其屬曰我欲蓋前人非以詒戒後來十三年召爲御史大夫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師道方叛裴度當國帝倚以平賊夷簡自謂才不能有以過度乃求外遷以檢校尚書左僕射平章事爲淮南節度使穆宗立有司

方議廟號夷簡建言王者祖有功宗有德大行皇帝有
武功廟宜稱祖詔公卿禮官議不合止久之請老朝廷
謂夷簡齒力可任不聽以右僕射召辭不拜復以檢校
左僕射兼太子少師分司東都明年卒六十七贈太子
太保夷簡致位顯處以直自閑未嘗苟辭氣悅人歷三
鎮家無產貲病不迎醫將終戒毋厚葬毋事浮屠毋碑
神道惟識墓則已世謂行已能有終始者

史臣曰二武朗拔精裁爲時羽儀嫉惡太甚遭罹不幸
傳刃喋血誠可哀哉令狐中傷爲惡滋甚君子之行其
若是乎鄭貞公博雅好古一代儒宗文忠致君無忝乃

祖衣冠之盛近代罕儔章氏三宗世多才俊純纁忠懿
爲時元龜作輔論兵言皆體國澳之貞亮不替祖風三
代謚貞考行無媿

贊曰后族崢嶸平一辭榮高風襲慶鍾在二衡猗與貞
公繼以文忠純纁文雅綽有父風

唐書卷第一百九

唐書卷第二百十

列傳二百

衛次公

子洙

鄭綱

孫顥

韋處厚

崔羣

路隨

父泌

衛次公字從周河東人器韻和雅弱冠舉進士禮部侍郎潘炎目爲國器擢居上第參選調吏部侍郎盧翰嘉其才補崇文館校書郎改渭南尉次公善鼓琴京兆尹李齊運使其子交歡意欲次公授之琴次公拒之由是終身未嘗操絃嚴震之鎮興元辟爲從事授監察轉殿中侍御史貞元八年徵爲左補闕尋兼翰林學士二十

一年正月德宗昇遐時東宮疾恙方甚倉卒召學士鄭
綱等至金鑾殿中人或云內中商量所立未定衆人未
對次公遽言曰皇太子雖有疾地居冢嫡內外繫心必
不得已當立廣陵王若有異圖禍難未已綱等隨而唱
之衆議方定及順宗在諒闇外有王叔文輩操權樹黨
無復經制次公與鄭綱同處內廷多所匡正轉司勳員
外郎久之以本官知制誥賜紫金魚袋仍爲學士權知
中書舍人尋知禮部貢舉斥浮華進貞實不爲時力所
搖真拜中書舍人仍充史館修撰遷兵部侍郎知制誥
復兼翰林學士與鄭綱善會鄭綱罷相次公左授太子

賓客改尙書右丞兼判戶部事拜陝虢等州都防禦觀
察處置等使請蠲錢三百萬人得蘇息政聞於朝徵爲
兵部侍郎選人李勣徐有功之孫名在黜中次公召而
謂之曰子之祖先勲在王府豈限常格並優秩而改之
改尙書左丞恩顧頗厚上方命爲相已命翰林學士王
涯草詔時淮夷宿兵歲久次公累疏請罷會有捷書至
相詔方出憲宗令追之遂出爲淮南節度使檢校工部
尙書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元和十三年十
月受代歸朝道次病卒贈太子少保年六十六諡曰敬
次公自少入仕歷大僚節操趨尙始終如一爲衆推重

子洙登進士第尙憲宗女臨眞公主

檢校祕書少監

累官至給

事中駙馬都尉

文宗曰洙起名家以文進宜諫官寵之乃爲左拾遺

工部侍郎

歷義

成節度使

咸通中卒

鄭綯字文明

餘慶從父行也

父羨池州刺史綯少有奇志好學

善屬文大厯中有儒學高名如張參蔣乂楊綰常袞皆

相知重綯擢進士第登宏詞科授祕書省校書郎鄆縣

尉張延賞鎮西川辟掌書記入除補闕起居郎兼史職

無幾擢爲翰林轉司勳員外郎知制誥德宗朝在內職

十三年小心兢謙上遇之頗厚

德宗自興元還置六軍統軍視六尙書以處功

臣除制用白麻付外又廢宣威軍益左右神策以監軍爲中尉竇文場恃功陰諷宰相進擬如統軍比綯當作

制奏言天子封建或用宰相以白麻署制付中書門下
今以命中尉不識陛下特以寵文場邪遂著爲令也帝
悟謂文場曰武德貞觀時中人止內侍諸衛將軍同正
賜緋者無幾自魚朝恩以來無復舊制朕今用爾不謂
無私若麻制宣告天下謂爾脅我爲之文場叩頭謝更
命中書作詔并罷統軍用麻矣明日帝見綱曰宰相不
能拒中人得卿言乃悟貞元末德宗晏駕順宗初卽位遺詔不時

宣下綱與同列衛次公密申正論中人不敢違及王伾

王叔文明黨擅權之際綱又能守道中立

順宗病不得語王叔文與

牛美人用事權震中外憚廣陵王雄睿欲危之帝詔綱草立太子詔綱不請輒書曰立嫡以長跪白之帝領乃

定憲宗監國遷中書舍人依前學士俄拜中書侍郎平

章事加集賢殿大學士轉門下侍郎宏文館大學士憲

宗初勵精求理綱與杜黃裳同當國柄黃裳多所關決

首建議誅楊惠琳斬劉闢及他制置綱謙默多無所事

由是貶秩爲太子賓客

始盧從史陰與王承宗連和有詔歸潞從史辭潞乏糧請留軍

山東李吉甫密譖細漏言於從史帝怒坐浴堂殿召學士李絳語其故且曰若何而處絳曰誠如是罪當族然誰以聞陛下者曰吉甫爲我言絳曰綱任宰相識名節不當如犬彘梟獍與姦臣外通恐吉甫勢軋內忌造爲醜辭以誤陛下帝良久曰幾誤我出爲嶺南節度觀察等使廣州刺史

檢校禮部尚書以廉政稱入爲工部尚書轉太常卿又

出爲同州刺史長春宮使改東都留守入歷兵部尚書

旋爲河中節度使大和二年入爲御史大夫檢校左僕

射兼太子少保

案本紀長慶元年鄭綱自東都留守遷吏部尚書二年爲太子少傅四年自兵

部尚書復爲吏部尚書大和二年以吏部尚書改太子少保其間無爲河中節度使文而傳云大和二年自河

中入爲御史大夫則當是寶厯中出鎮然本紀大和二年固無拜御史大夫文而河中自寶厯元年至大和二年皆屬薛平又無遷代則網以文學進恬澹踐歷華顯網又未嘗爲河中也未詳出入中外者踰四十年所居雖無赫奕之稱而守道敦篤耽悅墳典與當時博聞好古之士爲講論名理之游時人皆仰其耆德焉及文宗卽位以年力衰耄累表陳乞遂以太子太傅致仕三年十月卒年七十八贈司空謚曰宣子祇德

祇德子顯登進士第結綬宏文館校書遷右拾遺內供奉詔授銀青光祿大夫遷起居郎尙宣宗女萬壽公主拜駙馬都尉歷尙書郎給事中禮部侍郎典貢士二年

振拔滯才至今稱之遷刑部吏部侍郎大中十三年檢校禮部尙書河南尹顥居戚里有器度大中時恩澤無對及宣宗棄代追感恩遇嘗爲詩序曰去年壽昌節赴麟德殿上壽迴憩於長興里第昏然晝寢夢與十數人納涼於別館館宇蕭灑相與聯句予爲數聯同遊甚稱賞旣寤不全記諸聯唯省十字云石門霧露白玉殿莓苔青乃書之於楹私怪語不祥不敢言於人不數日宣宗不豫廢朝會及宮車上仙方悟其事追惟顧遇續石門之句爲十韻云間歲流虹節歸軒出禁局奔波陶畏景蕭灑夢殊庭境象非曾到崇嚴昔未經日車烏斂翼

風動鶴飄翎異苑人爭集涼臺筆不停石門霧露白玉
殿莓苔青若匪災先兆何當思入冥御鑪虛伏馬華蓋
負云亭白石成千古金滕闕九齡小臣哀絕筆湖上泣
青萍未幾顥亦卒

韋處厚字德載京兆人父萬監察御史爲荆南節度參
謀處厚本名淳避憲宗諱改名處厚幼有至性事繼母
以孝聞居父母憂廬於墓次旣免喪遊長安通五經博

覽史籍而文思贍逸元和初登進士第

又擢才識兼茂
科授集賢校書

郎

應賢良方正擢居異等授祕書省校書郎裴埶以宰

相監修國史奏以本官充直館改咸陽縣尉遷右拾遺

並兼史職修德宗實錄五十卷上之時稱信史轉左補闕禮部考功二員外郎早爲宰相韋貫之所重時貫之以議兵不合旨出官處厚坐友善出爲開州刺史入拜戶部郎中俄以本官知制誥穆宗以其學有師法召入翰林爲侍講學士換諫議大夫改中書舍人侍講如故時張平叔以便佞諛諧他門捷進自京兆少尹爲鴻臚卿判度支不數月宣授戶部侍郎平叔以征利中穆宗意欲希大任以權鹽舊法爲弊年深欲官自糶鹽可富國強兵勸農積貨疏利害十八條詔下其奏令公卿議處厚抗論不可以平叔條奏不周經慮未盡以爲利者

反害爲簡者至煩乃取其條目尤不可者發十難以詰之時平叔傾巧有恩自謂言無不允及處厚條件駁奏穆宗稱善令示平叔平叔詞屈無以答其事遂寢處厚以幼主荒怠不親政務旣居納誨之地宜有以啟導性靈乃銓擇經義雅言以類相從爲二十卷謂之六經法言獻之錫以緡帛銀器仍賜金紫以憲宗實錄未成詔處厚與路隨兼充史館修撰實錄未成許二人分日入內仍放常參處厚俄又權兵部侍郎敬宗嗣位李逢吉用事素惡李紳乃構成其罪禍將不測處厚與紳皆以孤進同年進士心頗傷之乃上疏曰臣竊聞朋黨議論

以李紳貶黜尙輕臣受恩至深職備顧問事關聖聽不合不言紳先朝獎用擢在翰林無過可書無罪可戮今羣黨得志讒嫉大興詢於人情皆甚歎駭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又曰讒言罔極交亂四國自古帝王未有遠君子近小人而致太平者古人云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李紳是前朝任使縱有罪愆猶宜洗釁滌瑕念舊忘過以成無改之美今逢吉門下故吏徧滿朝行侵毀加誣何詞不有所貶如此猶爲太輕蓋曾參有投杼之疑先師有拾塵之戒伏望陛下斷自聖慮不惑姦邪則天下幸甚建中之初山東

向化只緣宰相朋黨上負朝廷楊炎爲元載復讐盧杞爲劉晏報怨兵連禍結天下不平伏乞聖明察臣愚懇帝悟其事紳得減死貶端州司馬處厚正拜兵部侍郎謝恩於思政殿時昭愍狂恣屢出畋遊每月坐朝不三四日處厚因謝從容奏曰臣有大罪伏乞面首帝曰何也處厚對曰臣前爲諫官不能先朝死諫縱先聖好畋及色以至不壽臣合當誅然所以不死諫者亦爲陛下此時在春宮年已十五今則陛下皇子始一歲矣臣安得更避死亡之誅上深感悟其意賜錦綵一百匹銀器四事寶曆元年四月羣臣上尊號御殿受冊肆赦李逢

吉以李紳之故所撰赦文但云左降官已經量移者與
量移不言未量移者蓋欲紳不受恩例處厚上疏曰伏
見赦文節目中左降官有不該恩澤者在宥之體有所
未宏臣聞物議皆言逢吉恐李紳量移故有此節若如
此則應是近年流貶官因李紳一人皆不得量移事體
至大豈敢不言李紳先朝獎任曾在內廷自經貶官未
蒙恩宥古人云人君當記人之功忘人之過管仲拘囚
齊桓舉爲相國冶長縲綆仲尼選爲密親有罪猶宜滌
蕩無辜豈可終累况鴻名大號冊禮重儀天地百靈之
所鑒臨億兆八紘之所瞻戴恩澤不廣實非所宜臣與

逢吉素無讐嫌與李紳本非親黨所論者全大體所陳
者在至公伏乞聖慈察臣肝膽倘蒙允許仍望宣付宰
臣應近年左降官並編入赦條合準舊例得量移近處
帝覽奏乃追改赦文紳方霑恩例處厚爲翰林承旨學
士每立視草愜會聖旨嘗奉急命於宣州徵鷹鷲及揚
益兩浙奇文綾錦皆抗疏不奉命且引前時赦書爲證
帝皆可其奏

王庭湊之亂帝歎宰相不才而使姦臣跋扈處厚曰陛下有一裴度不能用乃當饋

而歎恨無蕭曹此馮唐所以寶厯季年急變中起文宗

謂漢文帝有頗牧不能用也

底綏內難詔命將降未有所定處厚聞難奔赴昌言曰

春秋之法大義滅親內惡必書以明逆順正名討罪於

義何嫌安可依違有所避諱遂奉藩教行焉是夕詔命
制置及踐祚禮儀不暇責所司皆出於處厚之議及禮
行之後皆叶舊章以佐命功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加銀青光祿大夫進爵靈昌郡公

堂史湯鉢數招權納財賂處厚笑曰此半滑渙也斥出之相府肅然處厚在相位務在濟

時不爲身計中外補授咸得其宜初貞元中宰相齊抗
奏減冗員罷諸州別駕其在京百司當入別駕者多處
之朝列元和已來兩河用兵偏裨立功者往往擢在周
行率以儲案王官雜補之皆盛服趨朝朱紫填擁久次
當進及受代閑居者常數十人趨中書及宰相私第摩

肩候謁繁於辭語及處厚秉政復奏置六雄十望十緊三十四州別駕以處之而清流不雜朝政清肅文宗勤於聽政然浮於決斷宰相奏事得請往往中變處厚常獨論奏曰陛下不以臣等不肖用爲宰相參議大政凡有奏請初蒙聽納尋易聖懷若出自宸衷卽示臣等不信若出於橫議臣等何名鼎司且裴度元勳宿德歷輔四朝孜孜竭誠人望所屬陛下固宜親重竇易直良厚忠事先朝陛下固當委信微臣才薄首蒙陛下擢用非出他門言旣不從臣宜先退卽趨下再拜陳乞上矍然曰何至此邪卿之志業朕素自知登庸作輔百職斯舉

縱朕有所失安可遽辭以彰吾薄德處厚謝之而去出
延英門復令召還謂曰凡卿所欲言並宜啟論處厚因
對彰善癉惡歸之法制凡數百言又裴度勲高望重爲
人盡心切直宜久任可壯國威帝皆聽納自是宰臣敷
奏人不敢橫議俄而滄州李同捷叛朝廷加兵魏博史
憲誠中懷向背裴度以宿舊自任待憲誠於不疑嘗遣
親吏請事至中書處厚謂曰晉公以百口於上前保爾
使主處厚則不然但仰俟所爲自有朝典耳憲誠聞之
大懼自此輸竭竟有功於滄州又嘗以理財制用爲國
之本撰大和國計二十卷以獻李載義累破滄鎮兩軍

兵士每有俘執多遣剗剔處厚以書喻之載義深然其旨自此滄鎮所獲生口配隸遠地前後全活數百千人處厚居家循易如不克任至於廷諍敷啟及馭轄待胥吏勁確嶷然不可奪質狀非魁偉如甚懦者而庶僚請事畏惕相顧雖與語移晷不敢私謁急於用才酷嗜文學嘗病前古有以浮議坐廢者故推擇羣材往往棄瑕錄用亦爲時所譏雅信釋氏因果晚年尤甚聚書至萬卷多手自刊校奉詔修元和實錄未絕筆其統例取捨皆處厚創起焉大和二年十二月因延英奏對造膝之際忽奏臣病作遽退文宗命中官扶出歸第一夕而卒

年五十六贈司空處厚當國柄二周歲啟沃之謀頗叶
時譽咸共惜之

崔羣字敦詩清河武城人山東著姓十九登進士第又
制策登科授祕書省校書郎累遷右補闕元和初召爲
翰林學士歷中書舍人羣在內職常以讜言正論聞於
時憲宗嘉賞降宣旨云自今後學士進狀並取崔羣連
署然後進來羣以禁密之司動爲故事自爾學士或惡
直醜正則其下學士無由上言羣堅不奉詔三疏論奏
方允元和七年惠昭太子薨穆宗時爲遂王憲宗以澧
王居長又多內助將建儲貳命羣與澧王作讓表羣上

言曰大凡已合當之則有陳讓之儀已不合當因何遽有讓表今遂王嫡長所宜正位青宮竟從其奏時魏博節度使田季安進絹五千疋充助修開業寺羣以爲事實無名體尤不可請止其所進羣前後所論多愜旨無不聽納遷禮部侍郎選拔才行咸爲公當轉戶部侍郎十二年七月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四年誅李師道上顧謂宰臣曰李師古雖自襲祖父然朝廷待之始終其妻於師道卽嫂叔也雖云逆族若量罪輕重亦宜降等又李宗奭雖抵嚴憲其情比之大逆亦有不同其妻士族也今其子女俱在掖庭於法皆似稍深

卿等留意否羣對曰聖情仁惻罪止元兇其妻近屬倘
獲寬宥實合宏煦之道於是師古妻裴氏女宜娘詔出
於鄧州安置宗奭妻韋氏及男女先沒掖庭並釋放其
奴婢資貨皆復賜之又鹽鐵福建院官權長孺坐贓詔
付京兆府決殺長孺母劉氏求哀於宰相羣因入對言
之憲宗愍其母耄年乃曰朕將屈法赦長孺何如羣曰
陛下仁惻卽赦之當速令中使宣諭如待正敕卽無及
也長孺竟得免死長流羣之啟奏平恕多此類也帝嘗語宰相
相聽受之際不亦難乎此詔學士集前世事爲辨謗畧以自激鑒其要云何羣對無情曲直辨之至易有情則欺僞難審也故孔子有衆好衆惡浸潤膚受之說以其難辨也若陛下擇賢而任待之以誠糾之以法則人自

歸正而不敢以時憲宗急於盪寇頗獎聚歛之臣故藩

欺帝聽其言

府由是希旨往往捃拾目爲進奉處州刺史苗稷

新書作積

進羨餘錢七千貫羣議以爲違詔受之則失信於天下

請却賜本州代貧下租稅時論美之度支使皇甫鏐陰

結權倖以求宰相羣累疏其姦邪嘗因對面論語及天

寶開元中事羣曰安危在出令存亡繫所任元宗用姚

崇宋璟張九齡韓休李元紘杜暹則理用林甫楊國忠

則亂人皆以天寶十五年祿山自范陽起兵是理亂分

時臣以爲開元二十年罷賢相張九齡專任姦臣李林

甫理亂自此已分矣用人得失所繫非小詞意激切左

右爲之感動鑄深恨之而憲宗終用鑄爲宰相無何羣

臣議上尊號皇甫鑄欲加孝德兩字羣曰有睿聖則孝

德在其中矣竟爲鑄所構憲宗不樂

會度支稟賜邊士不時物多弊惡李

光顏憂甚至欲引佩刀自決中外皆恐鑄奏

出爲湖南

觀察都團練使穆宗卽位徵拜吏部侍郎召見別殿謂

羣曰我升儲位知卿爲羽翼羣曰先帝之意元在陛下

頃者授陛下淮西節度使臣奉命草制且曰能辨南陽

之牘允符東海之貴若不知先帝深旨臣豈敢輕言數

日拜御史中丞浹旬授檢校兵部尙書兼徐州刺史武

寧軍節度徐泗濠觀察等使初幽鎮逆命詔授沂州刺

史王智興爲武寧軍節度副使領徐州兵討伐羣以智興早得士心表請因授智興旄鉞竟寢不報智興自河北迴戈城內皆是父兄開闢延入羣爲智興所逐朝廷坐其失守授祕書監分司東都未幾改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復改宣州刺史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等使徵拜兵部尙書久之改檢校吏部尙書江陵尹荆南節度觀察使踰歲改檢校右僕射兼太常卿大和五年拜檢校左僕射兼吏部尙書六年八月卒年六十一冊贈司空羣有冲識精裁爲時賢相清議以儉素之節其終不及厥初羣年未冠舉進士陸贄知舉訪於梁肅議其登

第有才行者肅曰崔羣雖少年他日必至公輔果如其
言羣弟子登進士官至節署有令名子充亦以文學進
歷三署終東都留守

新書贊曰聖人不畏多難畏無難何哉多難之世人
人長慮而深謀日惕於中猶以爲未也曰吾覆亡不
暇又何以安故能舉天下付之興畏之也禍難已平
上恬下嬉施施自如曰賢難得雖無賢尚可治也佞
可去雖存佞不遽亂也視漏弗填忽傾弗支偃然自
慰曰我曷以喪故能舉天下付之亡不畏也常人所
畏聖人易之所不畏聖人難之觀孝明皇帝本中主
遭變可與謀始持成不可與共終崔羣以爲相李林
甫則治亂已分其言信哉
是扁鵲所以誚桓侯也

路隨字南式其先陽平人高祖節高宗朝爲越王府東
閣祭酒曾祖惟恕官至睦州刺史祖俊之仕終太子通

事舍人父泌字安期少好學通五經九嗜詩易左氏春秋能諷其章句皆究深旨博涉史傳工五言詩性端亮寡言以孝悌聞於宗族建中末以長安尉從調與李益韋綬等書判同居高第泌授城門郎屬德宗違難奉天泌時在京師棄妻子潛詣行在所又從幸梁州排潰軍而出再爲流矢所中裂裳濡血以策說渾瑊瑊深重之辟爲從事瑊討懷光累奏爲副元帥判官檢校戶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河中平隨瑊與吐蕃會盟於平涼因劫盟陷蕃在絕域累年棲心於釋氏之教爲贊普所重待以賓禮卒於戎鹿貞元十九年吐蕃遺邊將書求和隨

哀泣上疏願允其請表三上德宗命中使諭旨朝廷懲其宿詐俟更要於後信訖數歲不報元和中蕃使復款塞隨復五獻封章請修和好又上書於宰執哀訴裴垍李藩皆協力敷奏憲宗可之命祠部郎中徐復報聘乃特於詔中疏平涼陷蕃者名氏令歸中國吐蕃因復等還遣使來朝遂以泌及鄭叔矩之喪與銘及遺錄至朝野傷歎憲宗憫之贈絳州刺史賜絹二百疋至葬日委所在官給喪事泌累贈太子少保泌陷蕃之歲隨方在孩提以恩爲八品官後稍長成知父在蕃乃日夜嘯號坐必西嚮饑不食肉母氏言其形貌肖先君遂終身不照鏡後

以通經調授潤州參軍爲李錡所困使知市事隨脩然
坐市中一不介意韋夏卿爲東都留守聞而辟之由是
聲名日振元和五年邊吏以訃至隨居喪益以孝聞服
闋擢拜左補闕會李絳諷上納諫憲宗曰諫官路隨韋
處厚章疏相繼朕常深用其言自是識者敬伏焉俄遷
起居郎轉司勳員外郎自補闕至司勳員外皆充史館
修撰穆宗卽位遷司勳郎中賜緋魚袋與韋處厚同入
翰林爲侍講學士採三代皇王興衰著六經法言二十
卷奏之拜諫議大夫依前侍講學士將修憲宗實錄復
命兼充史職敬宗登極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仍賜紫

有以金帛謝除制者必叱而却之曰吾以公事接私財
邪終無所納文宗卽位韋處厚入相隨代爲承旨轉兵
部侍郎知制誥大和二年處厚薨隨代爲相拜中書侍
郎加監修國史初韓愈撰順宗實錄說禁中事頗切直
內官惡之往往於上前言其不實累朝有詔改修及隨
進憲宗實錄後文宗復令改正永貞時事隨奏曰臣昨
面奉聖旨以順宗實錄頗非詳實委臣等重加刊正畢
日聞奏臣自奉宣命取史本欲加筆削近見衛尉卿周
居巢諫議大夫王彥威給事中李固言史官蘇景胤等
各上章疏具陳刊改非甚便宜又聞班行如此議論頗

衆臣伏以史冊之作勸誡所存事有當書理宜歸實匹夫美惡尙不可誣人君得失無容虛載聖旨以前件實錄記貞元末數事稍非摭實蓋出傳聞審知差舛便令刊正頃因坐日屢形聖言通計前後至於數日臣及宗閔僧孺亦以永貞已來歲月至近禁中行事在外固難詳知陛下所言皆是接於耳目旣聞乖謬因述古今引前史直不疑盜嫂之言及第五倫搃公之說皆多此比類難盡信書所冀睿鑒詳於聽言深宮慎於行事持此比類上開聰明特蒙降察稍恕前謬由是近垂宣命令有改修臣等伏以貞觀已來累朝實錄有經重撰不敢

固辭但欲粗刪深悞亦固盡存諸說宗閔僧孺相與商
量緣此書成於韓愈今史官李漢蔣係皆愈之子壻若
遣參撰或致私嫌以臣旣職監修盍令詳正及經奏請
事遂施行今者庶僚競言不知本起表章交奏似有他
疑臣雖至昧容非自請旣迫羣議輒冒上聞縱臣果獲
修成必懼終爲時累且韓愈所書亦非已出元和之後
已是相循縱其密親豈害公理使歸本職實謂正名其
實錄伏望條示舊記最錯誤者宣付史官委之修定則
冀聖祖垂休永無慙於傳信下臣非據獲減戾於侵官
彰清朝立政之方表公器不私之義流言自弭時論攸

宜詔曰其實錄中所書德宗順宗朝禁中事等訪根柢
蓋起謬傳諒非信史宜令史官詳正刊去其他不要更
修餘依所奏四年轉門下侍郎加崇文館大學士七年
兼太子太師備禮冊拜表上史官所修憲宗穆宗實錄
八年辭疾不得謝會李德裕連貶至袁州長史隨不署
奏狀始爲鄭注所忌九年四月拜檢校尙書右僕射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浙江西道
觀察等使七月遘疾於路薨於揚子江之中流年六十
冊贈太保諡曰貞隨有學行大度爲諫官能直言在內
庭匡益自寶厯初爲承旨學士卽參大政矣後五年在

相位宗閔德裕朋黨交與攘臂於其間李訓鄭注始終
姦詐接武於其後而隨藏器韜光隆污一致可謂得君
子中庸而常居之也

史臣曰衛次公鄭綱韋處厚崔羣路隨等皆以文學飾
身致位崇極兼之忠讜垂名簡書茲實有足多也綱有
其位有其時懷獨善之謀晦衆濟之道左遷非不幸也
次公固獻捷之書輟已成之詔命也夫處厚危言切議
振士友之急稱同列之善君子哉

贊曰衛鄭韋路兼之博陵文學政事爲時所稱

唐書卷第二百十一

列傳三

韓愈

皇甫湜 盧仝 賈島 劉叉皆從新書增

張籍

孟郊

唐衢

李翱

宇文籍

劉禹錫

柳宗元

韋辭

韓愈字退之昌黎人

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安定王

父仲卿無

名位

父仲卿為武昌令有美政既去縣人刻石頌德終祕書郎

愈生三歲而孤養於

從父兄

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

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學儒不

俟獎勵大厯貞元之間文士多尚古學効揚雄董仲舒

之述作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儒林推重愈從其徒

遊銳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洎舉進士投文於公卿間

故相鄭餘慶頗爲之延譽由是知名於時尋登進士第

宰相董晉出鎮大梁辟爲巡官府除

晉卒愈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去

徐州張建封又請爲其賓佐愈發言眞率無所畏避操

行堅正拙於世務調授四門博士轉監察御史德宗晚

年政出多門宰相不專機務宮市之弊諫官論之不聽

愈嘗上章數千言極論之不聽怒貶爲連州陽山令

有愛

在其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量移江陵府掾曹

法曹參軍

元和初召爲國子

博士

分司東都三歲爲眞

遷都官員外郎

卽拜河南令

遷

時華州

刺史閻濟美以公事停華陰令柳澗縣務俾攝掾曹居數月濟美罷郡出居公館澗遂諷百姓遮道索前年軍頓役直後刺史趙昌按得澗罪以聞貶房州司馬愈因使過華知其事以爲刺史相黨上疏理澗畱中不下詔監察御史李宗奭按驗得澗贓狀再貶澗封溪尉以愈妄論復爲國子博士愈自以才高累被擯黜作進學解以自喻曰國子先生晨入太學召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

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
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予
哉弟子事先生於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
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
鉤其元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燒膏油以繼晷常矻矻以
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
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
東之迴狂瀾於旣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醲
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
周誥殷盤佶屈贅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

正而葩下迨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
之於文可謂闕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爲
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然而公
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後動輒得咎暫爲
御史遂竄南夷三爲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其敗幾
時冬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
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爲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杗
細木爲桷榑櫨侏儒椳闌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
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
俱收竝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

拙紆餘爲妍卓犖爲傑校短量長唯器是適者宰相之
方也昔者孟軻好辨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於行荀
卿守正大論是宏逃讒於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
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
今先生學雖勤不繇其統言雖多不要其中文雖奇不
濟其用行雖修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糜廩粟子
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塗之促促
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此非其
利哉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閒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
財賄之有無計班資之崇庠忘量已之所稱指前人之

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爲楹而訾醫師以昌陽

引年欲進其豬苓也執政覽其文而憐之以其有史才

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踰歲轉考功郎中知制誥拜中

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

西連年修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於給賞執兵之卒四

向侵掠農夫織婦餉於其後得不償費比聞畜馬皆上

槽餽此譬有十夫之力自朝抵夕跳躍叫呼勢不支久

必自委頓當其已衰三尺童子可制其命況以三州殘

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全力其敗可立而待也然未可

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取勝必勝

之師利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疆場之上

日相攻劫近賊州縣賦役百端小遇水旱百姓愁苦方

此時人人異議以惑陛下陸下持之不堅半塗而罷傷

威損費爲弊必深所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

乃可圖功又言諸道兵驕旅單弱不足用而界賊州縣

百姓習戰鬪知賊深淺若募以內軍教不三月一切可

用又欲四道置兵道率三萬畜力伺利一日俄有不悅
俱縱則蔡首尾不救可以責功執政不喜

愈者撫其舊事言愈前左降爲江陵掾曹荆南節度使

裴均館之頗厚均子鏐凡鄙近者鏐還省父愈爲序餞

鏐仍呼其字此論喧於朝列坐是改太子右庶子元和

十二年八月宰臣裴度爲淮西宣慰處置使兼彰義軍

節度使請愈爲行軍司馬仍賜金紫

愈請乘遽先入汴
說韓宏使協力

淮蔡平十二月隨度還朝以功授刑部侍郎仍詔愈撰

平淮西碑其辭多敘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擒吳元濟李

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出入禁中因訴碑辭不實詔

令磨愈文憲宗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鳳翔

法門寺有護國眞身塔塔內有釋迦文佛指骨一節其書本傳法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泰十四年正月上令中使杜英奇押宮人三十人持香花赴臨臯驛迎佛骨自光順門入大內畱禁中三日乃送諸寺王公士庶奔走捨施唯恐在後百姓有廢業破產燒頂灼臂而求供養者愈素不喜佛上疏諫曰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始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

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時中國未有佛也其後
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
十年書史不言其壽推其年數蓋不減百歲周文王年
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
亦未至中國非因事佛而致此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
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
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
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盡日
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
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

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識見不遠不能深究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嘗恨焉伏惟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卽位之初卽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別立寺觀臣當時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卽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豐年之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

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信佛皆云天子大聖
猶一心敬信百姓微賤於佛豈合惜身命所以灼頂燔
指百十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唯恐後時
老幼奔波棄其生業若不卽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
臂鬻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佛
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道先王
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
假如其身尙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
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
惑於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以

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國尙
令巫祝先以桃茆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
之物觀視之巫祝不先桃茆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
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絕根本斷
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
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
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疏奏
憲宗怒甚間一日出疏以示宰臣將加極法裴度崔羣
奏曰韓愈上忤尊聽誠宜得罪然而非內懷忠懇不避
黜責豈能至此伏乞稍賜寬容以來諫者上曰愈言我

奉佛太過我猶爲容之至謂東漢奉佛之後帝王咸致
天促何言之乖刺也愈爲人臣敢爾狂妄固不可赦於
是人情驚惋乃至國戚諸貴亦以罪愈太重因事言之
乃貶爲潮州刺史愈至潮陽上表曰臣今年正月十四
日蒙恩授潮州刺史卽日馳驛就路經涉嶺海水陸萬
里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去廣府雖云二千里然來往
動皆踰月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難計期程颶風鯉
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
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
重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慚悸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

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同羣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爲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唯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爲時輩推許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爲歌詩薦之郊廟紀太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宏休揚厲無前之偉績編於詩書之策而無媿措於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未肯多讓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之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武克不剛孽臣姦隸外順內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

朝不貢六七十年四聖傳序以至陛下躬親聽斷天戈所麾無不從順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使永永萬年服我成烈當此之際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負罪嬰釁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曰與死迫曾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前過懷痛窮天死不閉目瞻望宸極魂神飛去伏惟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憲宗謂宰臣曰昨得韓愈到潮州表因思其所諫佛骨事大是愛我我豈不知然愈爲人臣不當言人主事佛乃年促也我以是惡其容易上欲復用愈故先語及觀宰臣之奏對而皇甫鎛惡

愈狷直恐其復用率先對曰愈終太狂疎且可量移一
郡乃授袁州刺史初愈至潮陽旣視事詢吏民疾苦皆
曰郡西湫水有鱷魚卵而化長數丈食民畜產將盡以
是民貧居數日愈往視之令判官秦濟炮一豚一羊投
之湫水呪之曰前代德薄之君棄楚越之地則鱷魚涵
泳於此可也今天子神聖四海之外撫而有之況揚州
之境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共天地宗廟之祀鱷
魚豈可與刺史雜處此土哉刺史受天子命令守此土
而鱷魚睥然不安谿潭食民畜熊鹿麋豕以肥其身以
繁其卵與刺史爭爲長刺史雖驚弱安肯爲鱷魚低首

而下哉今潮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蟳之細無不
容鱷魚朝發而夕至今與鱷魚約三日乃至七日如頑
而不徙須爲物害則刺史選材伎壯夫操勁弓毒矢與
鱷魚從事矣呪之夕有暴風雷起於湫中數日湫水盡
涸徙於舊湫西六十里自是潮人無鱷患袁州之俗男
女隸於人者踰約則沒入出錢之家愈至設法贖其所
沒男女歸其父母七百餘人仍削其俗法不許隸人十五年
徵爲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會鎮州殺田宏正立王廷
湊令愈往鎮州宣諭既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
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宜無必入
愈既至集軍民諭以逆順辭情切至廷湊畏重之愈至
廷湊

嚴兵逐之甲士陳庭既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爲有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邪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爲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乃以爲賊乎愈曰以爲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天寶以來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朝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宏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亦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謹曰善廷湊慮衆變疾麾使去因曰今欲廷湊何所爲愈曰神策六軍將如牛元翼者爲不乏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卽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改吏部侍郎惡李紳欲逐之轉京愈歸奏其語帝大悅

特詔不以臺參

兆尹兼御史大夫以不臺參爲御史中丞李紳

所劾愈不伏言準敕仍不臺參紳愈性皆褊僻移刺往來紛然不止乃出紳爲浙西觀察使愈亦罷尹爲兵部

侍郎及紳面辭赴鎮泣涕陳敘穆宗憐之乃追制以紳
爲兵部侍郎愈復爲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十二月卒時
年五十七贈禮部尙書諡曰文愈性宏通與人交榮悴
不易少時與洛陽人孟郊東郡人張籍友善

新書郊武康人籍烏

江人舊書洛陽東郡蓋指其僑寓而言

二人名位未振愈不避寒暑稱薦

於公卿間而籍終成科第榮於祿仕後雖通貴每退公
之隙則相與談讌論文賦詩如平昔焉而觀諸權門豪
士如僕隸焉瞪然不顧而頗能誘厲後進館之者十六
七

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愈官顯稍謝遣

雖晨炊不給怡然

不介意大抵以興起名教宏獎仁義爲事凡嫁內外及

友朋孤女僅十人

嫂鄭喪爲服期以報

常以爲自魏晉已還爲文

者多拘偶對而經誥之指歸遷雄之氣格不復振起矣

故愈所爲文務反近體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語後學

之士取爲師法當時作者甚衆無以過之故世稱韓文

焉

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與衍闕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至他文造端置辭要爲不

蹈襲前人者然惟愈爲之沛然若有餘至其然時有恃徒李翱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遠不及遠甚

才肆意亦有盪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爲羅池

神而愈誤碑以實之李賀父名晉不應進士而愈爲賀

作諱辨令舉進士又爲毛穎傳譏戲不近人情此文章

之甚紕繆者時謂愈有史筆及撰順宗實錄繁簡不當

敘事拙於取舍頗爲當代所非穆宗文宗嘗詔史臣添
改時愈壻李漢蔣係在顯位諸公難之而韋處厚竟別
謨順宗實錄三卷有文集四十卷李漢爲之序子昶亦
登進士第皇甫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擢進士第爲陸
渾尉仕至工部郎中辨急使酒數忤同省求
分司東都居易湜怒曰近舍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度
文於白居易湜怒曰近舍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度
謝之湜即請斗酒飲酣援筆立就度贈以車馬繪綵甚
厚湜大怒曰自吾爲顧況集序未嘗許人今碑字三千
字三縑何遇我薄邪度笑曰不羈之才也從而酬之湜
嘗爲蜂螫指購小兒斂蜂擣取其液一日命其子錄詩
一字誤詬躍呼杖杖未至嚙其臂血流虛全居東都愈
爲河南令愛其詩厚禮之全自號玉川子嘗爲月蝕詩
以譏切元和逆黨愈稱其工時又有賈島劉叉皆韓門
弟子島字浪仙范陽人初爲浮屠名无本來東都時洛
陽台禁僧午後不得出島爲詩自傷愈憐之因教其爲
文遂去浮屠舉進士當其苦吟雖逢值公卿貴人皆不

之覺也一日見京兆尹跨驢不避諱詰之久乃得釋累
舉不中第文宗時坐飛謗貶長江主簿會昌初以普州
司倉參軍遷司戶未受命卒年五十六劉義者亦一節
士少放肆爲俠行因酒殺人亡命會赦出更折節讀書
能爲歌詩然恃故時所負不能俛仰貴人常穿屐破衣
間愈接天下士步歸之作冰柱雪車二詩出盧仝孟郊
右樊宗師見爲獨拜不能面道人短長其服義則又彌縫
若親屬然後以爭語不能與劉君爲
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爲
壽愈不能止歸齊魯不知所終
新書贊曰唐興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綱文弊質窮
俚混并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討究儒術以興典憲薰
醞涵浸殆百餘年其後文章稍稍可述至貞元元和
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利以樸
剗僞以真然愈之才自視司馬遷揚雄至班固以下
不無論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騖別
驅汪洋大肆要之無牴牾聖人者其道蓋自比孟軻
以荀況揚雄爲未淳寧不信然至進諫陳謀排難卹
孤矯拂媮末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汔
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義助爲

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蒙訓笑踰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昔孟軻拒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雄爲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張籍者

字文昌和州烏江人

貞元中登進士第性詭激能爲古體

詩有警策之句傳於時調補太常寺太祝轉國子助教

祕書郎以詩名當代公卿裴度令孤楚才名如白居易

元稹皆與之遊而韓愈九重之累授國子博士水部員

外郎轉水部

新書主客

郎中卒世謂之張水部云

籍性狷直嘗責愈博

筆及爲駁雜之說論議好勝人其排釋老不能著書若孟軻揚雄以垂世者愈最後答書曰吾子不以愈無似之意欲推之納諸聖賢之域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以至於道者浚其源道其所歸漑其根將食

其實此盛德之所辭讓況於愈者哉抑其中宜復者
故不可遂已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
猶慮公傳道之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及公
卿輔相吾豈敢昌言排之哉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
吾俾其聲曉曉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
且以我爲狂爲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何有夫子聖人
也而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
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
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亦至矣賴其徒相與守之卒
有立於天下嚮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今
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年有餘矣其植根固其流
波漫非可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
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周而至于
孟子未久也禮樂皆在及乎揚雄亦未久也然猶其勤
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豈可易也然而爲之
爲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不敢也然觀乎古人得
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爲書爲書者皆所爲不可行乎今而
行乎後世者也今吾之得志失志未可知則吾之命
十六十爲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

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爲書
其化今其傳後必有人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雖誠有之抑
哉前書謂吾與人已論道勝也非好已之道勝也已之道
非好已勝也夫已勝也夫已勝也夫已勝也夫已勝也夫已
乃夫子已勝也夫已勝也夫已勝也夫已勝也夫已勝也夫
敢避是名哉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無所爲道吾豈
其與衆人辭也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無所爲道吾豈
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記
曰張而不弛文武不爲也惡害於道哉吾子其未
之思乎籍爲詩長於樂府多警句仕終國子司業
孟郊者字東野湖州武康人少隱於嵩山稱處士第調溧陽尉縣
有投金瀨平陵城林薄蒙翳下有積水郊問往坐水傍
徘徊賦詩而曹務多廢令白府以假尉代之分其半俸
李翱分司洛中與之遊薦於畱守鄭餘慶辟爲賓佐署
陸轉運性孤僻寡合韓愈一見以爲忘形之契常稱其
判官

字曰東野與之唱和於文酒之間鄭餘慶鎮興元又奏

爲從事辟書下而卒

年六十四張籍謚曰貞曜先生

餘慶給錢數萬葬

送贈給其妻子者累年

郊爲詩有理致最爲愈所稱然思苦奇澀李觀亦論其詩曰高

處在古無上平處下顧二謝云

唐衢者應進士久而不第能爲歌詩意多感發見人文章有所傷歎者讀訖必哭涕泗不能已每與人言論既相別發聲一號音辭哀切聞之者莫不悽然泣下嘗客遊太原屬戎帥軍宴衢得預會酒酣言事抗音而哭一席不樂爲之罷會故世稱唐衢善哭左拾遺白居易遺之詩曰買誼哭時事阮籍哭路岐唐生今亦哭異代同其悲唐生者何人五十寒且饑不悲口無食不悲身無

衣所悲忠與義悲甚則哭之太尉擊賊曰尙書叱盜時
大夫死兇寇諫議謫蠻夷每見如此事聲發涕輒隨我
亦君之徒鬱鬱何所爲不能發聲哭轉作樂府辭其爲
名流稱重若此竟不登一命

李翱字習之涼武昭王之後

後魏尙書左僕射沖十世孫

父楚金貝

州司法參軍翱幼勤於儒學博雅好古爲文尙氣質貞
元十四年登進士第授校書郎三遷至京兆府司錄參
軍元和初轉國子博士史館修撰十四年太常丞王涇
上疏請去太廟朔望上食詔百官議議者以開元禮太
廟每歲祔祠蒸嘗臘凡五享天寶末元宗令尙食每月

朔望具常饌令宮闈令上食於太廟後遂爲常由是朔望不視朝比之大祠韜奏議曰國語曰王者日祭禮記曰王立七廟皆月祭之周禮時祭禴祠蒸嘗漢氏皆雜而用之蓋遭秦火詩書禮經燼滅編殘簡缺漢乃求之先儒穿鑿各伸已見皆託古聖賢之名以信其語故所記各不同也古者廟有寢而不墓祭秦漢始建寢廟於園陵而上食焉國家因之而不改貞觀開元禮竝無宗廟日祭月祭之禮蓋以日祭月祭旣已行於陵寢矣故太廟之中每歲五饗六告而已不然者房元齡魏徵輩皆一代名臣窮極經史豈不見國語禮記有日祭月祭

之詞乎斯足以明矣伏以太廟之饗籩豆牲牢三代之
通禮是貴誠之義也園陵之奠改用常饌秦漢之權制
乃食味之道也今朔望上食於太廟豈非用常藝味而
貴多品乎且非禮所謂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之義也
傳稱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
及祭薦芰其子違命去芰而用羊饋籩豆脯醢君子是
之言事祖考之義當以禮爲重不以其生存所嗜爲獻
蓋明非食味也然則薦常饌於太廟無乃與芰爲比乎
且非三代聖王之所行也況祭器不陳俎豆祭官不命
三公執事者唯宮闈令與宗正卿而已謂之上食也安

得以爲祭乎且時享於太廟有司攝事祝文曰孝曾孫
皇帝臣某謹遣太尉臣名敢昭告於高祖神堯皇帝祖
妣太穆皇后竇氏時惟孟春永懷罔極謹以一元大武
柔毛剛鬣明粢薌苾嘉蔬嘉薦醴齊敬修時享以申追
慕此祝辭也前享七日質明太尉誓百官於尙書省曰
某月某日時享於太廟各揚其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
凡陪享之官散齋四日致齋三日然後可以爲祭也宗
廟之禮非敢擅議雖有知者其誰敢言故六十餘年行
之不廢今聖朝以弓矢旣橐禮樂爲大故下百僚可得
詳議臣等以爲貞觀開元禮竝無太廟上食之文以禮

斷情罷之可也至若陵寢上食採國語禮記日祭月祭之詞因秦漢之制修而存之以廣孝道可也如此則經義可據故事不遺大禮旣明永息異論可以繼二帝三王而爲萬代法與其瀆禮越古貴因循而憚改作猶天地之相遠也知禮者是之事竟不行韜性剛急論議無所避執政雖重其學而惡其激訐故久次不遷韜以史官記事不實奏狀曰臣謬得秉筆史館以記注爲職夫勸善懲惡正言直筆紀聖朝功德述忠賢事業載姦臣醜行以傳無窮者史官之任也凡人事迹非大善大惡則衆人無由得知舊例皆訪於人又取行狀謚議以爲

依據今之作行狀者多是其門生故吏莫不虛加仁義
禮智妄言忠肅惠和此不惟其處心不實苟欲虛美於
受恩之地耳蓋爲文者又非游夏遷雄之列務於華而
忘其實溺於文而棄其理故爲文則失六經之古風紀
事則非史遷之實錄臣今請作行狀者但指事實直載
事功假如作魏徵傳但紀其諫諍之辭足以爲正直段
秀實但記其倒用司農印以追逆兵以象笏擊朱泚足
以爲忠烈若考功視行狀不依此者不得受依此則考
功下太常牒史館然後定諡伏乞以臣此奏下考功從
之

又條興復太平大略曰陛下卽位以來懷不廷臣誅
畔賊刷五聖憤恥自古中興之盛無以加臣見聖德

所不可及者若淄青生口夏侯澄等四十七人爲賊逼
脅質其父母妻子而驅之戰陛下得生俘之赦不誅詔田宏
正隨材授職欲歸者縱之澄等以一昔斬師道者以賊衆
莫不懷盛德無肯拒戰劉悟所以成大功一也今歲關
軍皆苦賊而暱就陛下故不淹日成賦十萬石羣臣動
中麥不收陛下哀民之窮下明詔蠲賦十萬石羣臣動
色百姓歌樂徧畎二也昔齊遺魯以女樂季桓子受
之君臣共觀三日不朝孔子行今韓宏獻女樂陛下不
受遂以歸之觀三也又出李宗爽妻女於掖庭以田宅賜
沈遵師聖明寬恕億兆欣感臣愚不能盡職若他詔令一
皆類此武德貞觀不難及太平可覆掌而致臣間定禍
亂者武功也復制度興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旣以武
功定海內若遂革弊事復高祖太宗舊制用忠正而不
疑屏邪佞而不邇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絕進獻寬
百姓租賦厚邊兵以制蕃戎侵盜數引見待制官問以
時事通壅蔽之路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所以興陛下
旣已能行其難若何而不爲其易者乎以陛下資上聖
如不惑近習容悅之辭任骨鯁正直與之修復故事以
興大化可不勞而成也若一日不事臣恐大功之後逸
樂易生進言者必曰天下旣太平矣陛下可以高枕自

安逸如是則高祖太宗之制度不可以復制度不復則太平未可以至臣竊惜陛下當可與之時而謙讓未爲也尋權知職方員外郎十五年六月授考功員外郎竝

兼史職翱與李景儉友善初景儉拜諫議大夫舉翱自代至是景儉貶黜七月出翱爲朗州刺史俄而景儉復爲諫議大夫翱亦入爲禮部郎中翱自負辭藝以爲合知制誥以久未如志鬱鬱不樂因入中書謁宰相面數李逢吉之過失逢吉不之校翱心不自安乃請告滿百

日有司準例停官逢吉奏授廬州刺史

時州旱遂疫浦負係路亡籍口

四萬權豪賤市田屋牟厚利而窶戶仍輸賦翱下教大使以田占租無得隱收豪室稅萬二千緡貧弱以安大和初入朝爲諫議大夫尋以本官知制誥三年二月拜

中書舍人初諫議大夫柏耆將使滄州軍前宣諭翱嘗

贊成此行柏耆尋以擅入滄州得罪翱坐謬舉左授少

府少監俄出為鄭州刺史五年為桂州刺史御史中丞

充桂管都防禦使七年改授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八

年徵為刑部侍郎九年轉戶部侍郎七月檢校戶部尚

書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使會昌中卒於鎮案文宗紀

開成元年殷侑拜山南東道自此至會昌又易數人諡非翱至會昌時猶為山南東道也當作開成初為是諡

曰文翱始從昌黎韓愈為文章辭致渾厚見推當時故有司亦諡曰文

字文籍字夏龜父洎官卑少好學尤通春秋竇羣自處

士徵為右拾遺表籍自代由是知名登進士第宰相武

元衡出鎮西蜀奏爲從事以咸陽尉直史館與韓愈同
修順宗實錄遷監察御史王承宗叛詔捕其弟駙馬都
尉承系其賓客中有爲誤識者又蘇表以破淮西策于
宰相武元衡元衡不用以籍舊從事令召表訊之籍因
與表狎元衡怒坐貶江陵府戶曹參軍至任節度使孫
簡案孫逖傳簡元和初第進士辟荆南幕府則簡是時
乃幕僚耳非節度也蓋元衡當國時荆南乃嚴綬且
簡第進士在元和初不知重之欲令兼幕府職事籍辭
應是時卽爲節度也誤

曰籍以君命譴黜亦當以君命升假榮偷獎非所願也
後考滿連辟藩府入爲侍御史轉著作郎遷駕部員外
郎史館修撰與韋處厚韋表微路隨沈傳師同修憲宗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 第五十五
實錄俄以本官知制誥轉庫部郎中大和中遷諫議大夫專掌史筆罷知制誥籍性簡澹寡合耽玩經史精於著述而風望峻整爲時輩推重大和二年正月卒時年五十九贈工部侍郎子臨大中初登進士第

劉禹錫字夢得彭城人祖雲父澈仕歷州縣令佐世以儒學稱禹錫貞元九年擢進士第又登宏辭科禹錫精於古文善五言詩今體文章復多才麗從事淮南節度使杜佑幕典記室尤加禮異從佑入朝爲監察御史與吏部郎中韋執誼相善貞元末王叔文於東宮用事後輩務進多附麗之禹錫尤爲叔文知獎以宰相器待之

順宗卽位久疾不任政事禁中文誥皆出於叔文引禹
錫及柳宗元入禁中與之圖議言無不從轉屯田員外
郎判度支鹽鐵案兼崇陵使判官頗怙威權中傷端士
宗元素不悅武元衡時武元衡爲御史中丞乃左授右
庶子侍御史竇羣奏禹錫挾邪亂政不宜在朝羣卽曰
罷官韓臯憑藉貴門不附叔文黨出爲湖南觀察使旣
任喜怒凌人京師人士不敢指名道路以目時號二王
劉柳叔文敗坐貶連州刺史在道貶朗州司馬地居西
南夷土風僻陋舉目殊俗無可與言者禹錫在朗州十
年唯以文章吟詠陶冶情性蠻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

歌俚辭

每祠歌竹枝鼓吹裴回其聲僮儻

禹錫或從事於其間乃依騷

人之作為新辭以教巫祝

禹錫謂屈原居沅湘間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其

聲作竹枝辭十餘篇

故武陵谿洞間夷歌率多禹錫之辭也初禹

錫宗元等八人犯衆怒憲宗亦怒故再貶制有逢恩不

原之令然執政惜其才欲洗滌痕累漸序用之會程异

復掌轉運有詔以韓臯

臯字誤或當作泰或作曄

及禹錫等爲遠郡

刺史屬武元衡在中書諫官十餘人論列言不可復用

而止禹錫積歲在湘澧間鬱悒不怡

其吐辭多諷託幽遠作問大鈞謫九

年等賦數篇

因讀張九齡文集乃敘其意曰世稱曲江爲相

建言放臣不宜於善地多徙五溪不毛之鄉今讀其文

章自內職牧始安有瘡癘之歎自退相守荊州有拘囚
之思託諷禽鳥寄辭草樹鬱然與騷人同風嗟夫身出
於遐陬一失意而不能堪矧華人士族而必致醜地然
後快意哉議者以曲江爲良臣識胡雛有反相差與凡
器同列密啓廷諍雖古哲人不及而燕翼無似終爲餒
鬼豈枝心失恕陰謫最大雖二美莫贖邪不然何袁公
一言明楚獄而鍾社四葉以是相較神可誣乎元和十
年自武陵召還宰相復欲置之郎署時禹錫作遊元都
觀詠看花君子詩語涉譏刺執政不悅復出爲播州刺
史詔下御史中丞裴度奏曰劉禹錫有母年八十餘今

播州西南極遠猿狖所居人迹罕至禹錫誠合得罪然

其老母必去不得則與此子爲死別臣恐傷陛下孝理

之風伏請屈法稍移近處憲宗曰夫爲人子每事尤須

謹慎常恐貽親之憂今禹錫所坐更合重於他人卿豈

可以此論之度無以對良久帝改容而言曰朕所言是

責人子之事然終不欲傷其所親之心乃改授連州刺

史又徙夔州刺史禹錫嘗歎天下學校廢乃奏記宰相

史曰言者謂天下少士而不知養材之道鬱堙不揚非

天不生材也是不耕而歎廩庾之無餘可乎貞觀時學

舍千二百區生徒三千餘外夷遣子弟入附者五國今

室廬圯廢生徒衰少非學官不振貧無資以給也凡學

官春秋釋奠於先師斯止辟雍領官非及天下今州縣

咸以春秋上丁有事孔子廟其禮不應古甚非孔子意

漢初羣臣起屠販故孝惠高后間置原廟於郡國逮元

帝時韋元成遂議罷之夫子孫尚不敢違禮饗其祖況
後學師先聖道而欲違之傳曰祭不欲數又曰祭神如
神在與其煩於薦饗孰若行其教今教頽靡而以非禮
之祀媚之儒者所宜疾竊觀歷代無有是事武德初詔
國學立周公孔子廟四時祭貞觀中詔修孔子廟兗州
後許敬宗等奏天下州縣置三獻官其他如立社元宗
與儒臣議罷釋奠牲牢薦酒脯時王孫林甫爲宰相不
涉學使御史中丞王敬從以明衣牲牢著爲令遂無有
非之者今夔四縣歲釋奠費十六萬舉天下州縣歲凡
費四千萬適資三獻官飾衣裳飴妻子於學無補也請
下禮官博士議罷天下州縣牲牢衣幣春秋祭如開元
時籍其資半畀所隸州使增學校舉半歸太學猶不下
萬計可以營學室具器用豐簞食增掌故以備使令儒
官各加稍食州縣進士皆立程督則貞觀之風粲然可
復當時不
用其言

去京師又十餘年連刺數郡大和二年自和

州刺史徵還拜主客郎中禹錫銜前事未已復作遊元

都觀詩序曰子貞元二十一年爲尙書屯田員外郎時

此觀中未有花木是歲出牧連州尋貶朗州司馬居十年召還京師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紅桃滿觀如燦晨霞遂有詩以志一時之事旋又出牧於今十有四年得爲主客郎中重遊茲觀蕩然無復一樹唯苑葵燕麥動搖於春風因再題二十八字以俟後遊其前篇有元都觀裏桃千樹總是劉郎去後栽之句後篇有種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劉郎又到來之句人嘉其才而薄其行禹錫甚怒於武元衡李逢吉而裴度稍知之大和中度在中書欲令知制誥執政又聞詩序滋不悅累轉禮部郎中集賢院學士度罷知政事禹錫求分司東都終以恃

才褊心不得久處朝列六月授蘇州刺史就賜金紫秩滿入朝授汝州刺史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禹錫晚年與少傅白居易友善詩筆文章時無在其右者常與禹錫唱和往來因集其詩而序之曰彭城劉夢得詩豪者也其鋒森然少敢當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夫合應者聲同交爭者力敵一往一復欲罷不能由是每制一篇先相視草視竟則興作興作則文成一二年來日尋筆硯同和贈答不覺滋多大和三年春已前紙墨所存者凡一百三十八首其餘乘興仗醉率然口號者不在此數因命小姪龜兒編勒成兩軸仍寫二本一付龜兒一

授夢得小男崙郎各令收藏附兩家文集予頃與元微
之唱和頗多或在人口嘗戲微之云僕與足下二十年
來爲文友詩敵幸也亦不幸也吟詠情性播揚名聲其
適遺形其樂忘老幸也然江南士女語才子者多云元
白以予之故使僕不得獨步於吳越間此亦不幸也今
垂老復遇夢得得非重不幸邪夢得文之神妙莫先於
詩若妙與神則吾豈敢如夢得雪裏高山頭白早海中
仙果子生遲沈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之句
之類眞謂神妙矣在在處處應有靈物護持豈止兩家
子弟祕藏而已其爲名流許與如此夢得嘗爲西塞懷

古金陵五題等詩江南文士稱爲佳作雖名位不達公卿大僚多與之交開成初復爲太子賓客分司俄授同州刺史秩滿檢校禮部尙書太子賓客分司會昌二年

七月卒時年七十一

新書七十二

贈戶部尙書

始疾病自爲子劉子傳稱

漢景帝子勝封中山子孫爲中山人七代祖亮元魏冀州刺史遷洛陽爲北部都昌人墳墓在洛北山後其地陘不可依乃葬滎陽檀山原德宗棄天下太子立時王叔文以善弈得通籍因問言事積久衆未知至起蘇州掾超拜起居舍人翰林學士陰薦丞相杜佑爲度支鹽鐵使翼日自爲副貴震一時叔文北海人自言猛之後有遠祖風東平呂溫隴西李景儉河東柳宗元以爲信然三子者皆子厚善日夕過言其能叔文實工言治道能以口辨移人旣得用所施爲人不以爲當太上久疾宰臣及用事者不得對宮掖事祕建桓立順功歸貴臣由是及貶其自子承雍登進士第亦有才藻

辨解大略如此

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後魏侍中濟陰公之系孫曾伯

祖奭高宗朝宰相父鎮太常博士終侍御史

鎮天寶末遇亂奉母

隱王屋山嘗間行求養後徙於吳肅宗平賊鎮上書言事擢左衛率府兵曹參軍佐郭子儀朔方府三遷殿中侍御史以事觸竇參貶夔州司馬宗元少聰警絕衆尤精西漢詩騷下

筆構思與古爲侔精裁密緻璨若珠貝當時流輩咸推之登進士第應舉宏辭授校書郎藍田尉貞元十九年爲監察御史順宗卽位王叔文章執誼用事尤竒待宗元與監察呂溫密引禁中與之圖事轉尙書禮部員外郎叔文欲大用之會居位不久叔文敗與同輩七人俱貶宗元爲邵州刺史在道再貶永州司馬旣罹竄逐涉

履蠻瘴崎嶇堙厄蘊騷人之鬱悼寫情敘事動必以文

爲騷文十數篇覽之者爲之悽惻雅善蕭俛詒書言情曰僕嚮者進當輓就

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又久與游者岌岌而操

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爲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

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內孰能了僕於冥冥間哉僕當時

年三十三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

世之求進者怪怒媚疾可得乎與罪人交十年官以是

進辱在附會聖朝寬大貶黜甚薄不塞衆人之怒謗語

轉侈罰囂囂怒漸成怪人飾智求仕者更詈僕以悅仇

人之心日爲新奇務相悅可自以速援引之路僕輩坐

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悲夫人生少六七十者今

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

寒暑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祇益爲

罪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腿意以爲常忽遇北

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慘慄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怵

惕以爲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也楚越間聲音特異鳩

舌啁噪今聽之恬然不怪已與爲類矣家生小童皆自

然曉曉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但

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八九杖而後興白
料居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爲一世
非笑哉讀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往復益喜曰
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詬益甚耳用是更樂瘖
默與木石爲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
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
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又何恨然居治平之世終身爲
頑人之類猶有少恥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
以見白使受天澤徐潤雖朽樛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
出芝菌以爲瑞物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
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廛爲耕毗朝夕歌謠使
成文章庶不虛爲太平人矣又詒京兆尹許孟容曰宗
元不得位亦不虛爲太平人矣又詒京兆尹許孟容曰宗
元早歲與自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
教化過不自料勤勤勉勵唯以忠正信義爲志興堯舜
孔子道利安元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強其素意如
此也末路厄塞輓輒事旣壅隔很忤貴近狂疎繆戾蹈
不測之辜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
奉祿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棄廢病希望外之澤哉
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

法皆自所求取又何怪也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
神理降罰又不能卽死猶對人語言飲食自活迷不知
恥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
爲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濕昏霧恐一日
填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但然痛恨心骨沸熱煢煢孤
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爲婚世亦不肯
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春秋時饗子
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慄慄然歔歔喘喘惕息此事便已
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閔惜也先墓在城
南無異子弟爲主獨託村鄰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
至鄉闔主守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
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闕者四年矣每遇寒
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徧滿阜隸
庸丐皆得上父母邱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
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
百株多先人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
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今三易主書存
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爲者立身一
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爲世大謬是以當食不知辛鹹
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

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
謗議不能自明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擣婦
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辨列卒光史冊管仲遇盜升
爲公臣匡章被不孝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爲
而有詬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
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辨非口
舌所能勝也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
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痤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
鼎耳爲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
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兒寬擯厄後至御史大
夫董仲舒劉向獄當誅爲漢儒宗此皆環偉博辨奇
壯之上能自解脫今以恒快澳認下才未伎又嬰痼病
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疏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
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
薄志劣無異能解欲秉筆覩縷神志荒耗前無復省
不能成章往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舐滯今皆頑然無復
錄讀古人一傳數紙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
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
伏惟與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以通家宗祀
爲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雖不敢望歸掃塋域退託

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胃
嗣有可付託卽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然衆畏
其才高懲刈復進故無用力者宗元久汨振其爲文思
益深嘗著書一篇號貞符曰臣所貶州流人吳武陵爲
臣言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誠然非邪臣曰非也何
獨仲舒爾司馬相如劉向揚雄班彪彪子固皆沿襲嗤
嗤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其言類淫巫瞽史誑亂後代不
足以知聖人立極之本顯至德揚大功甚失厥趣臣爲
尚書郎時嘗著貞符言唐家正德受命於生人之意累
積厚久宜享無極之義本末闕會貶逐中輟不克備
究武陵卽叩頭邀臣此大事不宜以辱故休缺使聖王
之典不立無以抑詭類拔正道表覈萬代臣不勝奮激
卽具爲書念終泯沒蠻夷不聞於時獨宗元爲也苟一明
大道施於人世死無所憾用是自決臣宗元稽首拜手
以聞曰孰稱古初朴蒙空侗而無爭厥流以訛越乃奮
效鬪怒振動專肆爲淫威曰是不知道惟人之初總總
而生林林而羣雪霜風雨雷電暴其外於是乃架巢
空穴挽草木取皮革飢渴牝牡之欲毆其內於是乃搏
禽獸咀果穀合偶而居交焉而爭睽焉而鬪力大者搏
齒利者齧爪剛者決羣衆者軋兵良者殺披披藉藉草

野塗血然後強有力者出而治之往往爲曹於險阻用
號令起而君臣什伍之法立德紹者嗣道怠者奪於是
有聖人焉曰黃帝游其兵車交貫乎其內一統類齊制
量然猶大公之道不克建於是有聖人焉曰堯置州牧
四岳持而綱之立有德有功有能者參而維之運臂率
指屈伸把握莫不統率年老舉聖人而禪焉大公乃克
建由是觀之厥初罔匪極亂而後稍可爲也而非德不
樹故仲尼敘書於堯曰克明俊德於舜曰濟哲文明於
禹曰文命祗承於帝於湯曰克寬克仁章信兆民於武
王曰有道曾孫稽揆典誓貞哉惟茲德實受命之符以
奠永祀後之妖淫囂讎作昏好怪之徒乃始陳大電大
虹元鳥巨跡白狼白魚流血之烏以爲符斯皆譎譎闕
誕其可羞也莫知本於厥貞漢用大度克懷於有氓登
能庸賢濯痍煦寒以瘳以熙茲其爲符也而其妄臣乃
下取虺蛇上引天光推類號休用夸誣於無知氓增以
鵠虞神鼎脅毆縱踴俾東之泰山石閭作大號謂之封
禪皆尙書所無有莽述承效卒奮驚逆其後有賢帝曰
光武克綏天下復承舊物猶崇赤伏以玷厥德魏晉而
下龍亂鉤裂厥符不貞邦用不靖亦罔克久駿乎無以
議爲也積大亂至於隋氏環四海以爲鼎跨九垓以爲

鑪爨以毒燎燭以虐焰其人沸湧灼爛號呼騰蹈莫有
救止於是大聖乃起丕降霖雨濬滌滌盪沃蒸爲清氣疏
爲冷風人乃謬然休然相睎以生相持以成相燭以寧
琢斷暑剔膏流節離之禍不作而人乃克完平舒愉尸
其肌膚以達於夷途焚圻抵奔走轉死之害不起而
人乃克鳩類集族歌舞悅懌下大盜豪據阻命遏德義威
迎義旅謹動六合至於麾人乃竝受休嘉去隋氏克歸
殄戮咸墜厥緒無劉於虐人乃竝受休嘉去隋氏克歸
於唐躡蹻謳歌灝灝和寧帝庸威栗惟人之爲敬奠厥
賦積藏於下是謂豐瀨國鄉爲義廩斂發謹飭歲丁大侵
人以有年簡於厥刑不殘而懲是謂嚴威小屬而支大
生而孥愷悌祇敬用底於治凡其所欲不謁而獲凡其
所惡不祈而息四夷稽服不作兵革不竭貨力丕揚於
後嗣用垂於帝式十聖濟厥治孝仁永無窮惟祖之則澤
久而逾深仁增而益高人之戴唐永無窮是故受命
不於天於其人休符不於祥於其仁惟人之仁匪祥於
天匪祥於天茲爲貞符哉未有喪仁而久者也未有恃
祥而壽者也商之王以桑穀昌以雉雖大宋之君以法
星壽鄭以龍衰魯以麟弱白雉亡漢黃犀死莽惡在其
爲符也不勝唐德之代光紹明濬深鴻龐大保人斯無

疆宜薦於郊廟文之雅詩祇告於德之休帝曰謚哉乃
黜休祥之奏究貞符之與思德之所未大求仁之所未
備以極於邦治以敬於人事其詩曰於穆敬德黎人皇
之惟貞厥符浩浩德乃函於膚刃莫畢屠澤煖於爨
溝炎以澣殄厥凶德乃夷懿其休風是煦是吹父爨
子熙熙相寧以嬉賦徹而藏厚我楔棖刑輕以清我完
集作靡傷貽我子孫百代是康十聖嗣於治仁后之子
天子思孝父易忠於已拱之戴之神其爾宜載揚於雅承
天之嘏天誠神宜鑒於仁神之易依宜仁之歸濮鉛
於北祝栗於南幅員兩東祇一乃心祝唐之紀後天罔
墜視皇之壽與地咸久易徒祝之乃心誠篤之神協人同
道以告之俾爾億萬年不震不危我代之延永永毗之
仁增以崇曷不爾思有號於天僉曰嗚呼咨爾皇靈無
替厥符宗元不得召內閣悼悔念往客作賦自微曰懲
咎愆以本始兮孰非余心之所求處卑汚以閔世兮固
前志之爲尤始余學而觀古兮怪今昔之異謀惟聰明
爲可考兮追駿步而遐遊絜誠之旣信直兮仁友藹而
萃之口施陳以繫縻兮邀堯舜禹之爲師上睢盱而混茫
道有象兮而無其形推變乖時兮與志相迎不及則殆

兮過則失貞謹守而中兮與時偕行萬類芸芸兮率由
以寧剛柔弛張兮出入綸經登能抑枉兮白黑濁清蹈
乎大方兮物莫能嬰奉訐謨以植內兮欣余志之有獲
再明信乎策書兮謂耿然而不惑愚者果於自用兮惟
懼夫誠之不一不顧慮以周圖兮專茲道以爲服譏妒
構而不戒兮猶斷斷於所執哀吾黨之不渝兮遭任遇
之卒迫勢危疑而多詐兮逢天地之否隔欲圖退而保
已兮悼垂期乎曩昔欲操術以致忠兮衆呀然而互嚇
進與退吾無歸兮甘脂潤乎鼎鑊幸皇鑒之明宥兮紫
郡印而南適惟罪大而寵厚兮宜夫重仍乎禍謫旣明
懼乎天討兮又幽慄乎鬼責惶惶乎夜寤而晝駭兮類
磨靡之不息凌洞庭之洋洋兮沂湘流之汙汙飄風擊
以揚波兮舟摧抑而迴適日霏暄以昧幽兮黔雲涌而
上屯暮屑以連山漂遙逐聽替替之哀猿衆鳥萃而啾號
兮沸洲渚以紆委兮東洶涌之崩湍畔尺迹莫屬余之形魂
攢鬱奔以紆委兮東洶涌之崩湍畔尺迹莫屬余之形魂
洞汨乎淪漣際窮冬而止居兮羈纍禁以縈纏哀吾生
之孔艱兮循凱風之悲詩罪通天而降酷兮不亟死而
生爲逾再歲之寒暑兮猶貿貿而自持將沈淵而隕命
兮詎蔽罪以塞禍惟滅身而無後兮顧前志猶未可進

路呀以劃絕兮退伏匿又不果爲孤囚以終世兮長拘
攀而轅軻曩余志之修審兮今何爲此戾也豈貪食而
盜名兮不混同於世也將顯身以直遂兮衆之所宜蔽
也不擇言以危肆兮固羣禍之際也御長轆之無橈兮
行九折之義義却驚棹以橫江兮泝凌天之騰波幸余
死之已緩兮完形軀之旣多苟餘齒之有懲兮蹈前烈
而不顧死蠻夷固吾所分雖顯寵其焉
元和十年例移
加配大中以爲偶兮諒天命之謂何

爲柳州刺史時朗州司馬劉禹錫得播州刺史制書下
宗元謂所親曰禹錫有母年高今爲郡蠻方西南絕域
往復萬里如何與母偕行如母子異方便爲永決吾於
禹錫爲執友胡忍見其若是卽草章奏請以柳州授禹
錫自往播州會裴度亦奏其事禹錫終易連州柳州土
俗以男女質錢過期則沒入錢主宗元革其鄉法其已

沒者仍出私錢贖之歸其父母江嶺間爲進士者不遠
數千里皆隨宗元師法凡經其門必爲名士著述之盛
名動於時時號柳州云有文集四十卷元和十四年十
月五日卒時年四十七宗元少時嗜進謂功業可就既
坐廢遂不振然其才實高名蓋
一時韓愈評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
多也既沒柳人懷之託言降於州之堂人有慢者輒死
廟於羅池愈因子周六周七纔三四歲觀察使裴行立
碑以實之云

爲營護其喪及妻子還於京師時人義之

新書贊曰叔文沾沾小人竊天下柄與陽虎取大弓
春秋書爲盜無以異宗元等撓節從之微幸一時貪
帝病昏抑太子之明規權遂私故賢者疾不肖者媚
一債而不復宜哉彼若不傳匪人自勵材猷不失爲
名卿才大
夫惜哉

韋辭字踐之祖召卿洛陽丞父翊官至侍御史辭少以
 兩經擢第判入等爲祕書省校書郎貞元末東都畱守
 韋夏卿辟爲從事後累佐使府皆以參畫稱職元和九
 年自藍田令入拜侍御史以事累出爲朗州刺史再貶
 江州司馬長慶初韋處厚路隨以公望居顯要素知辭
 有文學理行亟稱薦之擢爲戶部員外郎轉刑部郎中
 充京西北和糴使尋爲戶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充鹽鐵
 副使轉吏部郎中文宗卽位韋處厚執政且以澄汰浮
 華登用藝實爲事乃以辭與李翱同拜中書舍人辭素
 無清藻文筆不過中才然處事端實游宦無黨與李翱

特相善俱擅文學高名疎達自用不事檢操處厚以激
時用頗不厭公論辭亦倦於潤色苦求外任乃出爲潭
州刺史御史中丞湖南觀察使在鎮二年吏民稱治大
和四年卒時年五十八贈右散騎常侍

史臣曰貞元大和之間以文學聳動搢紳之伍者宗元
禹錫而已其巧麗淵博屬辭比事誠一代之宏才如俾
之詠歌帝載黼藻王言足以平揖古賢氣吞時輩而蹈
道不謹昵比小人自致流離遂隳素業故君子羣而不
黨戒懼慎獨正爲此也韓李二文公於陵遲之末遑遑
仁義有志於持世範欲以人文化成而道未果也至若

抑揚墨排釋老雖於道未宏亦端士之用心也
贊曰天地經綸無出斯文愈翺揮翰語切典墳犧雞斷
尾害馬敗羣僻塗自噬劉柳諸君